

翻刻 小山正太郎の日記・紀行文八種(下)

小村 由美子

昨年に引き続き、今年は日記・紀行文八種のうち残り五種を掲載する。参考までに前回の三種の内容を紹介すると、明治十一年の「避暑学静日記」、同十二年八月の「国府台夜遊記」、同年九月の小仏嶺近傍探景日記」であつた。

漫遊紀行第一入峽記

讀^三万卷書^一 行^三万里路^一 固吾所^レ欲 然家貧母老 未^レ得^レ志矣 今茲庚辰七月^(註1) 始得^レ遊^レ峽 約^三伴五人^一 是二十四日 会^三於東台山閑々亭^一 議行 遂約^三明朝鷄鳴發程^一 及^レ期皆赴^レ約 穀所独不^レ来 是日 陰雲滿^レ天 晴陰未定 微雨屢至 衆皆躊躇 已而風止雨収 穀所^(註2)亦至 衆大喜 五更乘^三馬車^一而発 流雲如^レ走 残月朦朧 味爽 過^三新

宿^一 人未^レ起飲^レ馬又馳 而高井戸 而布田 而府中 涉^三玉川^一 而日野 皆所^三曾數往返^一 風景不^レ異^三去年^一 日中 達^三八王子^一 登^三一樓^一喫^レ飯 微雨復至 過^三午衝^レ雨而発 涉^三浅川^一而西 路甚脩平 彌望皆桑田 過^三檜原川口^一二村 登^三孤峰嶺^一 自^レ是漸入^レ山 山中多^三百合^一 時花正盛 滿山如^三残雪^一 余折^三一枝^一 挿^レ帽而行 同行呼曰 山花上^三京人頭^一 榮大矣 余顧笑曰 吾又非^三老人^一 花応^レ無羞 稍至^三嶺頭^一而遠望 雲山万里 連亘不^レ絶 即明日之路也 於^三此遊興益発^一 不^レ知^三手之舞足之踏^一而馳 嘯時 下山出^三一渡頭^一 山崕倒^レ影 即浅川之上流也 直涉^レ之 此夕投^三五日市^一 已登^三樓^一 未^レ幾 婢來導^三我浴^一 穀所^(註3)木盾先往 歸來驚曰 越^三沙堤^一陟^三桑田^一 五丁許 浴室甚遠 余与^(註4)默語原土^一 亦笑而往 果如^レ所言 飯畢就^レ寢 夜雨大作 浙瀝有^レ声

漏下二鼓 忽聞隣樓絃歌起 噴々如沸 衆驚覺亦苦蚤
遂不能眠 初投此樓也 婢奴無礼 至此又妨眠 衆大
憤拍手召婢 叱曰 速召主人 少間 主人至 衆詰之
即曰 山村非市肆之比 逆旅即酒樓 以故致此喧鬧
偏請寬恕 衆益怒 曰 酒客有興旅客苦亦可耶 大聲
叱咤 主人唯々 倉皇下樓 聞隔障咕囁 須臾 喧囂忽
止 一樓寂然 戶外唯有雨聲 時夜已半 衆稍就眠 明
朝念之又可憐矣 臨發 多投錢而去 時天晴四山草木蒼
翠如滴 乃還至秋川南岸 写景 山雨暴至 乃轉向霜
邨 地形漸高多植菽粟蕎麥之屬 未里餘 崇山大石爭
獻奇狀 泉冷々有聲 時 雨方霽殘雲來往於樹間 同
行惟愛其山明水秀樹木陰翳 進不知止 飄然沿澗而行
或吟或嘯 忘路之遠近 忽至一處 豁然寬敞 有居
民四五十家 石田茅屋 雞犬相聞 儼然一村庄也 見我
至皆驚異 有一寺榜云真光院^(註5) 余入而問途 山僧驚
曰 客何為者焉得而涉吾境 余具答 僧曰 村云深沢
嵩山環困 漠然与世隔 只有一路 即客所來處也 無
他可往之地 不若過尋旧路而還 余聞之愕然始知
失道 又將有所問 僧不顧而入 衆不知所出 便復
據向路而還 未及里餘 隔澗見人家 乃左折涉澗
至則 桑田高低 茅屋參差 徑路一条斜穿其間而北 号
云古机村 途遇一童 問路 童子慇懃說路 乃与錢

而去 遂抵餘日 溪水澗尋 沿路而流 時雨後天甚熱
原土脫衣浴流 同行亦皆沐浴 俄而覺飢 余入一小店
覓食 不得 原土言令為炊 默語不可 遂又踰餘日
嶺 抵久野 山水愈秀美 余与默語忘飢写之 三子
不堪飢 入一農家求食 老嫗甚憐之 供黍餅又炊粟
三人已得食矣 而余与默語未知之也 以為先行 急
尾之 路旁有李結實累累垂下 余大飢 以傘打之 黃
丸雨下 畢落溪流 即下而拾之 又行半里 陟梅形嶺
聞霜村距此里餘 而山行約二里未達 甚異 哺時稍
得人家 則又復失途至日影和田也 相目愕然無語 山
雨大至 咫尺不弁 一步一喘 還向霜村 求同行不得
求食亦不得 雨益猛 尚以為同行至柚木 乃尾抵柚
木 疲極不能前 入一小店 告飢渴 唯乞哀 主人
有憐色 召婦為我煮所畜之麪 少焉 三子疾行而
來 曰 吾入農家得食 趨而告二兄 二兄已不在 即
急尾二兄 今稍得至此 五人相見大喜 且語且食 味
勝常時 食畢 解錢厚謝而出 亭主聞吾數失道說前
路甚切 行不里餘 衆山如屏 一川自雲中來 号云
丹波川 即昨所涉玉川之源流也 兩岸皆奇石怪巖 如下
飲之牛羊 如群浴之猿猴 相顧樂之 循山而行 時々
見伐木 皆造梓筏下流 忽聞隔林水聲甚雄 行而
至此 水声聒々人語不弁 惟見 雷騰雲奔 流沫成輪

即玉川折而東也。時雨霖水漲勢倍。常時云。兩岸悉是巨石。如大廈。如船舶者。不可數計。至此所向。驚見者皆兒孫耳。愕然凝視久之。下而攀登。如屋背者。將寫景。迅速激之。怒號而奔。石欲催巖。欲顛股慄。不禁反而上。路行三四丁。仰見飛梁涉天。心先飛。直馳之。至御岳村。路為十字。左則登岳之道也。同行右折而馳。忽出長橋。号云。万年橋。即向所望之者也。兩岸崢嶸。亂石林立。橋長五十二弓。幅不充尋。築法極奇。涉之搖々欲墜。橋下可十丈。下視則眩倒。橋上回顧。旧路歷々可弁。仰望上流。聳峰如雲。不知其幾千里。使人心接不暇。寒天下之壯觀也。徬徨不忍捨去。以夕陽已下。割愛而行。晚宿小丹波村。山雲宿簷。盛夏無蚊帷。云。炊飯罷。團欒。故態大發。夜深遠近之溪声來枕边。翌晨起推戶一望浩渺。極目無際。高山一夜變作蒼海。正驚疑間。島嶼出焉。熟視則島嶼皆峰頭。波濤皆雲烟也。再々入樓。長袖皆濕。少焉。風起雨來。烟雲飛散。重嶂環困如初。真奇觀也。束裝衝雨而發。玉川兩岸。山極高大。一路如棧。盤屈沿川而西。山崖崩處。作棧道以通。時々有人家。臨崖結廬。築法極奇。飛泉自峰頭來。過橋下。狂奔會玉川者。數十流。不暇數計。時以多雨。亦壯觀也。過誰沢。見巨瀑。号云。御稜。地富水。至處有水車。而水川村前有最奇者。抵氷川。復涉飛橋。氷川以

西一望不見人煙。又不聞鳥声。山愈深。景愈奇。衆正飢。類覓食。未得。忽見峰肩有人家。仰望。鳥道縈紆。羊腸曲屈。備極險巇。乃力飢強登。第見茅屋二間。柴扉相對。予入求食。老翁正焚火。問吾何來。答以故且告飢渴。翁曰。深山中絕無市肆。我家午餐未久。不嫌粗糲。聊以充飢。衆喜入而憩。見兒炉中煨石。問之。翁曰。此地不生米。充之常食。予正飢。直取而嚼。即黍餅也。翁又具稗飯。俱生來未見者也。飯畢問途。翁曰。緣澗而入。約三里。有人家云。香地。宜投宿。此縱日尚高。必毋行。自是以西。人煙甚遠。路又險矣。深山多狼。不可不警戒。衆致謝而出。不里餘。風雨齊起。林木皆鳴。路益險。雲益深。行步不如意。日暮。稍得人家。居民十數。緣崖構樓。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即翁所教也。西望層峰亘天。絕不見人煙。果如翁所言。乃投宿此。此地有溫泉。治金瘡。浴罷登樓。開戶而坐。亂山当前。迅流過下。風景絕佳。不可名狀。少頃雨止。暮烟四起。忽冷侵膚。乃閉戶談讌。穀所又命亭主煮馬鈴薯。今年所獲最有味。穀所曰。今日過所謂千巖競秀。万壑爭流者耶。真壯觀也。聞明日之路更奇矣。不亦快乎。木盾曰。距京不遠。人不知何者。原土曰。遊客鮮得至。是以不知耳。予曰。老者不堪險。壯者不解趣。是以人不知處反奇。天下事皆然。默語曰。吾輩已

有四方之志。身又少壯。當逐年癸天下人不知之奇勝。予首肯。時漏數下。乃就寢。翌日早發。衆慫前日。各腰飯團。復沿澗而入。兩岸漸狹。水流漸小。向洶奔澎湃者皆為淙然小流。而石独益秀。一山皆石者比々有焉。澗行約二里。有橋架斷崖。楓樹橫生被其上。橋下可三十丈。潺湲有聲。甚可愛。予与默語下溪。之此辺多独木橋。皆以藤索約其一端。備暴雨流失也。時雨方霽。山色可掬。乃至一老樹下。踞所携三脚橙而啓行厨。又行里許。澗澗而川分。一云鴨沢川。土橋架焉。即甲武之界也。溪畔居民十餘家。号云鴨沢村。属山梨県。亦皆不食米之民也。山田多馬鈴薯。我越云之甲州諸亦有以也。鴨沢北入里許。山腹有洞窟。然炬入之一炬燼而尚不見其極。云同行或言往觀。然聞前途多景急觀之。遂不入而西。此地絶無果實。惟往々見柿未熟。山中多覆盆子。味甚美。鴨沢以西号云新道。去年所開鑿。石峭樹密。右方仰望。天辺有入人家。殆欲飛墜。即旧道也。新道鑿岩穿石。横涉絶壁。山岳處々類即作□道。以通石皆横裂。如累層巖。老木荒草横生其間。脚下千仞。不見谷底。每十步。膽掉股慄。試投一石。行十七八步而始聞達谷底。深遠可知矣。又五人共力。投巨石。樹折巖摧。瞬息之間。大石粉碎而飛刮々刺々。山壑皆鳴。涉絶壁約二里。隔澗人家一簇。俗

呼云三冬夜村。蓋高峰環閉冬日不見日輪也。又行里許。澗開林疎。路旁有麦隴桑田。未數百步。遙望村落。忽遇一老人弊簑破笠負薪而歸。予就問宿。老人仰日便指曰。云此村丹波山。非無可宿。然日尚高。客又少壯。宜越前山。山後有入人家。衆已疲。欲投宿此。至則竹籬茅舍。居民數十。犬吠鷄鳴。桑麻掩映。山上有神廟。喬木凌霄。清流匯村。處々架水車。皆自極雅趣。黃髮垂髫往來。種作於其間。似無需于他矣。同行以日尚高。散而写景。民大驚異。皆出而觀。然不敢近。或攀樹或登屋以遠望。已而落日沈山。圖写亦畢。乃叩一柴扉。乞宿。婦方繰糸。頗有難色。以無室辭。予強乞。即曰。西五六間有大厦。可往投宿焉。不得已。去而至其家。少婦与一女子亦方繰糸。見吾入。驚異停手。予恐其驚駭。除乞宿。亦難色。固乞。不答。同行齊入來。皆頂帽佩橙。婦益驚駭。扞袖而去。女子亦羞避。衆茫然。不知所為。少焉。婦延一白髮媼來。媼揖吾而言曰。今日雲深。雨必來。日又晚矣。若不嫌穢姑宿一宵。又顧婦曰。掃除客房。且速作炊。衆大喜。洗足入坐。四面無裱糊壁障。皆張板貼。麤紙。席筵凹凸。忽聽外風動樹鳴。雨声浙瀝。聞外呼曰。雨至矣。阿娣速收麦。婦心声趨去。竟不復來。漠然無延接之意。偶問事則媼自側代答。蓋少女子未慣見外人也。未幾。媼已具膳。

山蔬野籩 俱極見清雅 媼曰 此地甲之極北 地僻人陋 客鮮得至 想公子可未見如此境者 此境之民亦未見如公子者也 食畢 媼又導吾浴 糞桶上布板 其上設浴 水溢輒臭 山泉極冷 直凌種作皆枯 以是預畜水 俟其腐敗 以充肥料也 忽聞外呼曰 我家有客 設浴 妹家衆亦來浴 比浴罷 比隣之老幼踵至 第聞 兒求乳聲 嫗胡盧聲 厨房驟然 山家之情真可見矣 山地固富材 屋皆宏大 然絕無脩飾之意 民又無姓氏 皆呼名 我所宿家云榮左 向所拒宿家云二右 百事使人想神武之世 此夜媼燒薪婦縲糸 衆愛其村情 各圖之 已而大疲 早就寢 蚤頗多 數破清夢 漏下三鼓 炬火滅 紡績聲亦絕矣 一境凄然 晨起問途 媼曰 老朽生於斯 老於斯 焉知徑路 惟聞芳野谷奇 久矣 臨發求艸鞋 媼又出而向吾曰 此地已無米 焉得有藁 悉是仰于萬山外也 衆即致謝辭 婦媼送門 比隣見我過 皆頤指而目語 已發 丹波山向大菩薩嶺 旭日流輝 曉露貫珠 山間時々聞殘鶯 未半里 回顧丹波山已沒於烟靄 路有二道 一云旧道 今廢矣 一云新道 近年所開也 兩山擦起 壁立百丈 路道穿其間而入 仰見巉岳隱天 色皆綠潤 藤蘿交絡於其上 灌木倒生於其間 里餘之間 翠屏橫立 左右相對 如護行人 幽花野草被路 路旁泉冷々有聲 忽遇一童 橫跨牛背

踏花而來 宛然一幅画图 聞 秋晚紅葉之景甚美 可想矣 路漸上 左右喬木皆老大 苔蘚被之 根幹俱奇古 藤蘿絡之 往々驕天風 如小人在位 行不里餘 雲再々出岫 衆言雨矣 語未畢 忽又生于足下 須臾彌漫山谷 十步之中 不升人 冷侵人面 不幾 山雨果至 雲烟漸消 又上半里 林外忽見細鏈 皆謂湖水趨赴之 不數十步 林斷而湖出焉 即殘雲尚且埋沒谿也 已而路益仰登 高巖深谿皆過前之所見 投石雲中 衆山皆響 如砲聲 如雷霆 頗有興焉 衆屢投石 又行里餘 稍抵芳野谷 一山皆石 壁立如削 路過半空 脚下漏見遠山 為之目眩 過者不敢下睇 至此奇窮怪窮 不能復言論 聞人馬往々眩倒而墜 開道未久 眩墜者三 至今谷底可有白骨云 民大恐 号云地獄谷 官患之 今結柵護行人 其半腹有岩突出 予欲往而写景 先超柵 默語原土相踵來 皆魚貫而下 危甚矣 穀所木盾遙呼過之 予顧笑曰 大丈夫死生有命 衆亦笑曰 又復發故態乎 已至 尚不見谷底 只微聞水聲 而已 写図畢 復攀上路 題各岩石而去 途中多谿 皆架木橋 老木被之 景極可翫 丹波山迄落合 數得十二橋 聞以西尚有十一橋 土人云之新道二十三橋 地富景可知矣 予与默語 下一谿 圖之 三友先行 圖畢而行 約一里 有一屋 四壁屋背 皆用木皮 陋矮

似無_レ人 然其旁有_二數步隴畝_一 始知_二人住_一 又行半里
有_二人家_一 參錯於谿澗 与_二向所見合_一 云之落合
一樓簷端掛_二三脚燈_一 初約_二先至者掛燈以標_一 則知_二三友已
投_レ此 趨入_レ之 三友已命_レ食矣 新道六里之間 崇山深谿
稠疊相連 落合七間之外 不_レ復見_二人烟_一 陰雲常暗 風
雨不_レ時 豐草密林 猛獸極多 麋鹿豺狼 昼尚往来 是以
過者皆肅然 木盾謂_レ吾曰 吾先遇_二獵者_一 兄遇否 予不_レ
遇也 因詢_レ其狀 即曰 初遇_二一狗 衆異_レ之 已而 獵者
至 荷_二鳥銃約火繩_一 斜負_レ所獲之獸 逍遙投東而去
意氣甚豪 予初欲_レ獵 今聞_二此語_一 其念勃焉 乃下_レ樓
謀_二主人_一 主人曰 今非_二獵時_一 然尚往々有_レ獲 十日前亦
獲_二巨鹿_一 予請_レ其故 曰 鹿為_レ狼所逐 周章失_レ途 走
入_二前澗_一 時黃昏 衆聞_レ聲 抃袖而起 直追_レ之 樹密林暗
狼遂逸走 獨獲_二鹿_一 量_二二十餘貫_一 大如_二馬_一 予聞_レ之 初
念益切 主人曰 綠葉之侯 非_二獵時_一 且今無_二良狗_一 獵
難_レ期獲 公子不_レ尤_レ之請_レ謀_レ之 予雀躍上_レ樓 告_レ衆 默
語贊_レ之曰 明日射_二獵_一 其翌可_レ疾行至_二甲府_一 木盾曰 僕已
大疲 甲府距_二此十里_一 非_二途中一泊_一 足力不堪 予曰 冀
諸君出而_レ困憊 僕明日_レ獵 乃其翌可_レ共_レ疾行 穀所曰
先行而俟_二於甲府_一 議乃決 食幸有_二米飯畢_一 三友先行
此夕 宿_二山下_一 明日 原土上_レ歸途 穀所木盾投_二甲府_一 云
予与_二默語_一 独出_二宿焉_一 日暮 一漢具_二晚餐_一 旋毛蒼髯

身穿_二獵衣_一 狀貌甚魁偉 予問_レ之曰 汝亦_二獵乎_一 漢答曰
然 又問曰 此山多_二狼乎_一 曰 山脈連遠_二武之諸山_一 狼
來甚多 初移_二于此_一 也 每夜群來求_レ食 稍久而稍不_レ來 今
也 往々見_二蹤跡_一 已 然秋夜四山有_二吼聲_一 因知_二尚多_一 也
此夜雲深 四簷滴_レ聲 終夜不_レ絕響 予幼時誦_二昔人之詩_一
云 「老樹雲埋天未_レ晨 竹輿搖夢認_二磷峒_一 耳辺乍聽_二扛夫
語_一 昨夜前村狼食_レ人」 又云 「三戸之村山四圍 夜雲罩_レ
月影依微 呦々聲絕更寥寂 暮聽隣人護_二鹿歸_一」 又云 「中
谷寥々人不_レ行 陰雲堆裡宿_二柴荆_一 餓狼半夜來尋_レ食 一徑
菅茅踏有_レ聲」 又云 「寒雲斷續月如_レ弓 寂寞孤村未睡中
近有_二後山狼乳子_一 一聲震_二地五更風_一 說_レ之肅然 不堪_二情
景_一 今過_二此境_一 憶_レ之 淒酸之情猶不_レ及 翌晨起 以_二山
之高_一 也 曉風寒冷 氣候如_二秋_一 予穿_二毛布尚且覺_レ寒 已
而獵夫來焉 狀貌魁偉 顏色勇猛 腰纏_二獸皮_一 腕約_二火繩_一
鳥銃山刀 利器具備 予大喜 結束俱發 西行半里 左折
入_二山徑_一 徑路人跡 自_レ是絕矣 惟見 荒草長林 不_レ知_二其
幾_一 乃先放_二狗_一 隨後而行 蒙_二雜擁蔽_一 抃_二面鉤髮_一 衆
披而進 人跡益遠 草木益深 獵夫曰 鹿病蛇蠅 或臥_二箬
間_一 乃軋涉_二谿_一 箬箬埋_二谷_一 長没_二人頭_一 過則籟々有_レ聲
而未_レ見_二鹿_一 乃又軋涉_二山腹_一 岩石牢礪 落葉没_レ之 其上
坦然 踏則呀然下墜 予誤墜_二岩際_一 默語自_レ後趨來 取_二我
所_レ荷之銃_一 乃得_レ出焉 獵夫亦教_レ踢倒 或橫陟_二斷崖_一 手

控藤蘿 僅可措足 過而回顧 岩頽墜者憂々有聲 或
藤蘿榛荆 纏絡搖綴 不能進一步 獵夫輒拔山刀
縱橫斫斷 左右披而進 衆隨後行 如斯者半日 險山涉
谷不知其幾里 然未遇獸 衆大倦疲 乃登一高山
極峻急 稍至峰頂 四顧豁然 西南遙望芙蓉峰 南方
對大菩薩嶺頭 金峰 八岳 鶴峰 雁嶺 歷々在睫 應
接不暇 而武境之諸山 橫翠微之間 蒼翠重疊 千里一
色 衆將坐 見所履皆巖 白蘚被之 其一角凌空突起
予兩手控岩 而俯瞰 豈圖一大石屹立 峭然為山 身
在其頂也 見之慄然 毛髮尽豎 尚且熟視 厓下有霧
深不可測 余試唾空直下不觸岩壁立可知 山高多風
木不能長 惟石南花盤屈絡巖 予正苦餒 而水甚遠 偶
雲起 草木皆貫珠 乃仰吸之 衆懸繩崖巔之樹 援曳以
下 身在半空 摘石芝 景之奇怪 事之危險 皆不可下
以言語形容 已而下山復入谿 獵夫拔山刀被灌木
衆即踞而午餐 食畢又行 喬木陰森 不漏日光 林
下黯然 常有滴聲 落葉堆積 所履皆濕 衆穿而入 冷
氣沁骨 大木橫地 蒼蘚如鱗 登其上則 呀然壞折
皆不知為何代物 蓋國初未見斧斤 大木皆老死而腐
朽也 衆或攀援 或匍匐 或伏身蛇行而進 枯木空洞 其
中多蛇 踏則統々出焉 獵夫執一大蝮 剝皮串之 負
而行 忽遇一獸 獵夫以手麾衆 衆潛行只見枝葉搖々

動 獵夫先發 不中 予發 不發 獵夫又發 中尾 獸
被傷逸 衆逐之 綠葉稠密 遂失所在 衆乃尾而行 又
超山涉谷 不知其幾里 遂不復遇獸 日已沈西 衆
亦大疲 乃欲歸 忽聞前澗猿叫 衆停行裝銃 谿深林
密 復失所在 遺憾 遺憾 衆疲不復逐 歸途再出地獄
谷 見昨所過之棧道有崩者 不覺慄然 歸至獵夫家
山雨大至 婦出後畝 採鈴薯來煮之 衆擁爐而談
予仰見板架四壁 皆鈞獸皮懸獵具 因問曰 獲何
最多乎 夫曰 獲猿與鹿最多 及霜露降木葉脫 日必
獲一 又問曰 他獲何乎 曰 時獲狼 又時有獲野猪
公子欲獵 晚秋可來 予諾 偶窗外雨止 乃歸 我宿
距此半里 時已昏黑 山徑蕭條 只有水聲淙淙 鳴山澗
歸來 四肢皆有微疵 以不穿獵衣也 此夜命婢煮
親所摘之芝 以具晚餐 初來此地也 問途輒皆言平
坦 絕不稱嶮 而路頗嶮矣 衆謂欺人 已而及今日
跋涉無人之山谷 歸途出路 昨所過之嶮皆如平地矣
翌早發 疾行一里 至山巔 有一矮屋 就而小憩 老翁
方煮芋 言今日好晴寬暖 盛夏有此語 山高可知 知
食芋喫茶 又疾行 山漸淺路漸下 未里餘 一望豁然
左右皆為童山 行二里許 路旁有寺門 巍然屹立 聞
山後有雲峰寺 藏武田氏之軍旗二十餘流云 門已荒廢
其中積薪 乃登其礎而望 人煙聚落 與遠山茂樹

參差相雜 則甲州之野也 小憩又行 路愈下 遂歷小田原而達平野 過大藤七里諸村 涉笛吹川 地皆平曠 無可復觀 乃賃車而馳 逸興已去 睡魔頓襲 默語自後 呼曰 吁帽將落 余輒驚覺 如斯者數次 轉送夢入甲府 甲府者 峽中之都會 県庁之所在 町衢縱橫 往來如織 至柳街 投富士野屋某 穀所木盾出書曰 足痛頓發先行帰京 余見書愕然 然無奈何 遂宿焉 已入坐溪声尚在耳 瞑目則 崇山大石羅列于前 山行連日 蔬食嶮路 共極艱苦 至此 綠酒佳肴 一呼可致 欲後視膚 蚤痕如癬 皆山中客舍所見咬也 大菩薩山中之諸泉 會丹波山而東流 号云丹波川 我京城百万之飲 實汲下流也 此行溯丹波川 遂越大菩薩嶺 而始達甲州之野 路險景奇 相傳 往古日本武尊入峽之路也 已入甲野 所過名跡多 塩山 笛吹川 惠林寺 差出磯 酒折宮等皆名跡也 塩山在七里之北 生温泉 有寺云向嶽寺 晴信八世之祖 刑部大輔信成所建也 寺藏宋淳熙三年所鑄之古銅磬 寺後有尼庵 相傳 赤松円心之女為尼者 終世於此云 笛吹川發源於川浦山 貫平野西會富士川 以川横子西 或曰子西川 兩岸砂磧渺茫 竹籠盛石 以防激流 遠望宛如巨蛇飲河 呼為三蛇籠 相傳 往昔 川浦村有權三郎者 其母好音 權學笛慰之一日母涉河過溺焉 權悲哀不禁 昼夜吹笛

徘徊河辺 亦過溺焉 故有此名云 其溺處曰權三郎淵 至今綠水成輪 民不敢近 昔人有歌曰 春風尔氣詩奈而竹木音挫辺奴笛吹川乃浪乃施郎遍尼 乾徳山惠林寺在笛水之東岸 後醍醐天皇元徳二年二階堂道灌所建也 後足利高氏再興之 武田氏世為香火院 天正十年之役 為信長所燒 衆徒死者九十余人 極慘情云 開祖夢窓所築假山 今尚存矣 差出磯在笛水之西岸 多古歌 今記其一 曰 春那色白一試浮奶山奈連拜日客傑作西天乃磯木霞迷而 酒折祠在甲府之東半里 景行天皇四十年 日本武尊東征 自常陸入甲斐 久居此宮 曾作歌曰 珥比麼利菟玖波塲須擬氏異玖用加称菟流 左右未有答 秉燭者統吟曰 伽餓奈倍底用珥波虛々能用比珥波苦塲伽塲 是為連歌之初 武尊賞其慧敏 任之東国造云 東国者今之上野州吾妻郡 国造者執国政之官也 此夜出觀夜市 熱鬧如京 西北遥聞遠雷 蓋昨所宿之諸山有雨也 歸至客舍 炎暑如燒 久在山間 俄始会炎熱 困憊大發 一睡如死 此夜始用蚊帷 始覺則朝餐已畢 紅日映窓 乃起而束裝 將吊機山之墓 出北郊 至大泉寺 係武田信虎所創立 時兵乱之後 已十三年 挾路喬木 皆為官所伐 石道亦漸為壅田 惟中間之山門 巍然独存 勝曰万年山 余信步而入 境内堂宇 如樓門廻廊 皆已頽毀 所存殿宇亦皆縱橫

有「支柱」粉壁剝落蓬蒿滿階風景荒涼使人凄然余輩投「香火料」僧導「吾至」信玄之廟「廟在」本堂背後「僧恭肅跪而啓」龕塑像在焉逼而視之「狀貌不」甚類「白粉塗沫尋常老禿耳余察」信玄為人「又聞」其貌類「不動仏」此像蓋不「必肖」也出寺援路田間「將至」機山之墓是日無風天熱余渴謁欲飲入農家乞水庭前有「結棹」便親汲飲老翁方作「草鞋」顧曰「公子何來余答以「吊」機山之墓」翁乃起而指「大泉寺」曰「彼寺為」武田氏之「香火院」信玄公之廟在焉僅十年前則「殿閣宏壯金碧燦煌塞人絡繹」晝夜不絕「香花」今也則「官奪」寺領「僧失」供給「漏」屋破壁不加修復園中佳木亦皆為「官所」伐一境荒蕪香客絕跡公子偶來無可復觀言畢泣下余聞之亦頗有感焉又行五六丁遇「農夫」問「機山之墓」夫遙指田間之一丘以示乃折涉田疇至則「方僅十有餘步石柵環圉方石為碑高可四尺」題曰「法性院大僧正機山信玄之墓」回顧「茂草寒烟四面荒漠只有古松凌霜苔蘚護寒而已碑陰有細字」削「苔誦之」其文曰「公姓源名晴信武田其氏也頃壯下髮稱機山信玄」天正元年癸酉四月十二日薨「權葬」三年乙亥四月火浴于此地以分骨云今茲已亥春重民某等勸力新造碑蓋微「羊詒之墜淚碑」聊伸「景仰之誠」也一日掘地得「灰与骨」然則其衣薪之迹明矣古碑曰「三年

不發哀為有敵國」其文雖不完今又藏「壙中」請「後人」徵之矣安永八年龍集「屠維大開獻孟夏上浣日住瑞岳山圓光禪院祠祖沙門凱愚心謹誌」余誦畢「踞」磴而憩追懷往事感慨滿胸乃題「七絕五首於墓」而去「軫抵」古城址「距」墓半里即在「甲府」之北「一里」土人呼云「府中」三面負山南接「平野」地不甚廣「台不甚高」然上之則「甲之野」在眼中「相伝」武田信綱所築「信虎晴信相繼居焉武田氏亡也織田氏之將川尻鎮吉德川氏之將平岩計頭等守焉後及淺野氏領此地移治于今甲府云城廢已二百有餘年墾田万頃殆不可弁「獨」中城之墟可略弁然草深不可登是即當時「信玄會」真田山本馬場山泉猛將「高」櫓捲簾「睨」山河「日夜議」攻守之處也其旁有「小山」長松扶疎清籟洗耳乃攀援以視城池之形勢地形不險不難於攻也余於此乎益有感焉蓋當「機山龍驤虎視」也四隣震懼不敢侵境機山亦知「服」敵治「國非」嶮是以不復設「城池」也是即所以吾故來吊也比之「藤吉城」大坂「吉法師」筑「安土」其量果如何哉過午復援「旧路」而歸已歸「客舍」問「名跡」絕無一人知者「僮僕」惟頻說「勸業場製絲」所之壯麗余終默然叱而退之默語曰「奴輩何愚哉若欲見「聖屋」何故來此境」余首肯久在「山間」不堪「夜熱」乃出「街巷」至「荒川」之畔納涼「夜靜水」平星斗「爛然」風燈

明滅於遠村 婦來婢奴益驚我所為

翌八月三日 馬車發甲府 再涉笛水過石和 人烟頗稠

為武田氏旧治 至川中島 一川東來 初名石和川

今名鵜飼川 相伝 往昔京人某卿被謫此地 每夜放鵜

捕魚 民怒執京人沈於川云 因有此名 後恐為祟

建寺曰鵜飼山遠妙寺 今尚存焉 又馭馬過日川至勝

沼 相伝 昔武田氏之族築砦居焉 密通越事覺 永祿

三年山縣昌景承信玄之命 困攻亡之云 自是路復入山

乃下車步向鵜飼 道左有寺 石燈可三十級 樓門壯

古 勝曰 柏尾山寺安樂師伝 相伝 元正天皇養二年創立

其後平城之朝再興 今樓門則後宇多院弘安之年所建也

以年考之方元兵來寇之時也 寺有平氏源氏足利氏教書云

入門前之一茶店午餐 此地產葡萄 路之左右皆架棚

山腰平丘一望皆葡萄 勝沼之東一橋架溪 路自是上即往

年戊辰之役東兵近藤勇等要擊西軍處也 至此回顧人烟繁

錯平野如霞 行里餘至鵜飼 其東有川名三日川 發

源于天目山 相伝 天正十年信長盛勝頼於天目山 鬪亂一

日死屍埋谷 三日之間流垂為赤 自是名三日川云 河畔

產鉾物 投之火中 則蜿蜒而伸宛如動物 土人呼為

蛭石 鵜飼之民戶々鬻之 自是過駒飼 越篠子嶺

是為官道 余輩欲吊古戰場 岐路入山沿三日川而行

過初鹿野村 僧西行有歌曰 甲斐加年乃婦毛登乃

原話美那久連天夕日殘連留初鹿野乃山 行里餘 至天目

山之麓 有入人家 曰田野村 伝云 天正十年織田信長

引兵十餘萬 入甲斐 德川氏北條氏各大舉応之 甲斐

軍潰 諸城皆陷 小山田義國欲誘執勝頼 以市織田氏也

説曰 臣邑岩殿險可保 勝頼乃令義國先婦 焚殺諸叛

臣 質三百人 以殘兵五百赴岩殿 至柏尾 待義國來

迎 七日不至 乃入駒飼 義國絶関拒之 勝頼不知

所出 走入天目山 將自裁為信勝行甲礼 此礼畢

敵兵奄至 勝頼信勝皆奮鬪而死 武田氏滅 田野村 則其

古戰場也 林叢中有勝頼之廟 其旁有寺 号天童山景德

禅院 德川家康為勝頼所建也 投香尊請謁廟 僧

乃着法衣導吾至廟 廟題曰 甲將殿 啓扉則蝙蝠見 人

縱橫驚飛 信勝勝頼及夫人北條氏之像在焉 殉難諸士之碑

列左右 殿後有墓 勝頼之墓 題云 景德院殿頼山勝公

大居士 余惡其斥良近姦終墜父祖之業也 不拜而出

殿前有石 土人伝云 夫人北條氏自尽於此石上 余顧默

語曰 何小且平而便運送哉 默語忍笑 僧不知我意

喋々説由來 亦指四山頻説当年之戰狀 余輩知其多

妄誕 不復顧 乃誘吾客室 出茗寺藏当年之兵器

二三 余輩喫茶觀之 代理公使花房義質 渡辺洪基等

先吾來吊 僧出名刺以示 余欲登天目山問途 僧曰

自是無人煙 入山半里途為又字 客若欲登山可

必左。若右則樵徑。日暮恐有豺狼之害。乃發田野之北。

一路傍溪過。勝下一。可僅通足。即土屋昌恒奮鬪處也。

相伝。昌恒立於崖下。敵來則擊而墜溪。敵群來死屍埋溪。

云。即三日川之源流也。自是谷愈深山愈高。路狹草深殆不可

可弁。仰登里許。絕不遇人。已而落日沈山。四望肅然。

唯斷雲抹山過而已。心甚懼。或謂歸然來路已遠。歸亦實難。

且心恥其言不遂。乃復決意登。遙見烟起山陰。似

有三人家。大喜趨赴之。果得一村。柴扉十餘間。循山

勢高低棋布。号曰木賊村。其上層林中有寺。因欲投宿。

此至。殿堂傾壞屋背長草。余呼門寂無應者。乃入連呼少

焉。一老僧出。余揖而謂曰。孤客貪景深入。日暮途長。冀

許一宿。僧默觀良久。始曰。当山荒廢如客所觀。若不

嫌之可宿一宵。遂延吾入坐。房室宏大。旁屬紙障。薰

煤蛛糸縱橫。少頃僧烹茗。來言。老衲独居不能饗待。只

山間無蚊蚤。客幸可安眠耳。余曰。老僧独住何凄然哉。

僧因說寺之荒廢歎息不已。甚可憐矣。僧又示栖雲寺

略記。披讀之。其略曰。甲州八代郡木賊鄉天目山栖雲禪寺

者。僧業海所創立也。業海曾凌三万里鯨波。遠覽法於異域。

久居三元之天目山。婦朝之後覓似之地始得。此地謂

危嶮絕勝。殆類三元之天目山。因名天目山。懸其師之像

於岩窟。朝夕事之。猶事生。山距人境二里餘。久之世

無知之者。業海時牽牛往來。人稍知之。山下里民攀葛

葛。披蒙茸而來拜。武田信滿慕其高德。為建一寺。

是為栖雲寺。後信滿禪官其子信繁。老於此云。是以武田

氏累世給地。天正十年之役為信長所燒。後及德川氏賜

二貫九百二十五文之地。木賊一村屬栖雲寺云々。戊辰以

來官尺奪之。寺遂荒廢。今者一老僧独伴狼聲而已。業海

又擬三元之天目山。定十境。曰飛猿嶺。曰雷鬪峽。曰山神

廟。曰天目井。曰梵音洞。曰伝燈庵。曰忿怒岩。曰龍門瀑

曰金剛窟。曰对岳閣。少焉。僧親為我具膳。又携鑊鑊來

言。廩寺無飯桶。請恕。余輩分与所携之葡萄酒。僧

大喜。言。曾聞有之。今而知味。食畢。出武田氏系圖及

臣名錄信滿業海十境詩卷等。曰。先住破戒古物皆羽化而去矣。

此書独存而已。余輩展見畢。時夜已深。僧携坐褥三來言

乏寢被幸以凌寒。猶勝露宿。余輩圖分之。余得大

者一矣。僧已去。一境靜寂人籟都絕。輒側之間四顧凄然

衾薄氣冷益不成寢。天漸向曉。本堂有誦經聲。知僧已

覺也。起而出戶漱於前溪。宿霧未散。山氣砭肌。時經

終僧亦出汲。覓水。着綿襖穿襪。言不堪寒。余顧曰

時正盛夏。想京城百万之人流汗如醬。斯地独何爽快哉

僧又手執蕪簷之蒼苔。言以雲常深。掃輒復生。余因問

十境。僧乃指曰。西北三山相連。聳天者是為飛猿嶺。其

南絕壑對峙。其中雲深處是為雷鬪峽。日川之源流懸斷崖

淙然有聲者是為龍門瀑。東北山上喬木森鬱。其中有小

祠一 是為「山神廟」 十境俱絕「人跡」 殆三百有餘年 荒廢年久 狐兔為窟 其餘皆不可弁 余輩乃登「山神廟」 披草而前至 則密林蔽日 神廟沒草 塵埃堆積 獸跡滿中 四壁杳然無一物 只有一神龕 堅鎖 余毀而啓之 其中有偶像 已頽他無所觀 歸寺問僧 言 摩利支天也 時煙消日出 富岳現前 乃將發 莅發僧惜 別似羨我 歸人境者 因留名刺曰 孤旅免豺狼之害 恩未報 老僧若出京則可必尋弊廬 言畢厚謝而出 僧有喜色 已發天目山 尋旧路而降 再至田野村 從是歷鶴瀬駒飼 篠子 黑野田諸驛 至白野 約六里 是為順路 然道甚迂矣 余閱圖相距僅可四里 於此乎欲越谿山經至白野 就土人問捷徑 皆言不能行 有一樵者言 二村炭窯深在「山中」 相距不遠 其間雖無逕或可通矣 然夏時草木茂密 非行旅可行 余聞之意益決矣 遂問途登炭窯 峻急如梯 一步一步喘流汗滴地 未幾田野村已沈脚底 途益仰登 天目山出沒於雲烟間 昨所宿之栖霞寺一点豆大 宛如盆池 回顧萬山重疊起伏 如波濤環抱 如盆底 僅平者則甲州之野也 里餘達炭窯 人跡自是絕 茫無可行 果如土人所言 余認林間有水迹 乃踏之 不數百步 水迹亦絕 豐草長林不知其幾 四面蒙雜東西不弁 乃閱針盤排草而前 草沒人頭 榛荆棘面 深山百里一失閱命 一身安危惟賴磁針

宛如孤舟凌鯨波 人境益遠 枝葉益深披而前 回顧擁蔽如旧 二人不相見 只聞籟々有聲 以知其來也 動則相失 曲折高低進行半日 未有達心稍懼 又謂已知方位 無不達之理 乃又鼓勇而前 遙望見山複大木橫 謂得非樵者耶 軋軋之此至 灌木叢生不見寸地 披而細視斧屑雜落葉 如曾有人至者 不覺呼曰 得矣 不數十步 果有炭窯 自是人跡可稍弁 然草尚高 於人不幾 遙見山腰有桑田 二人益喜為蘇武歸漠之想 沿溪而馳 澗愈濶 路愈下 里餘左右皆為籬圃 過午終達白野 其喜可知 而飢渴交迫 不暇挾食直入路旁小店 飡餐 自是官路 行旅來往 過初雁 昔人有歌曰 〔今和登天霞遠和計天加辺苗佐仁於保津可那志也初雁乃里〕 過花咲大橋諸驛 赤日炎々如行炉中心 神大德 乃入路旁召枕一睡 鼻聲如雷 醒而又行 左望岩殿山 有城址 相傳 武田氏之將小山田某承信玄之命 扼守焉 以備東北條氏 後天目山之役義國者叛 以城降 織田氏為信長所誅 城遂廢云 同遊欲登之 左折涉篠子川 忽見翠山緒岸老樹綠水 野航一棹村翁携女 紅裙白衣影落在水 宛然一幅画圖 設色甚巧 余默語稱贊不息 傍人不能解甚異 已渡又行 村翁哉先或後 余顧曰 遠客欲登城址 翁知路乎 翁曰 近年未聞有登者焉 有徑路遂抵岩殿 又問途 民言 先年登者自

權現祠後，乃折而抵祠。祠後松杉翳鬱並無路逕。乃穿林而登，林斷山出，兀然壁峭。樹木不生，巖石處々見山骨。愈登愈峻，宛如攀壁。倂倂匍匐而登，足之不進十弓幾一里。爾仰見大石臨頭將墜，俯瞰脚下深谿千仞，兩手控草一身伏巖，宛如蝙蝠貼壁，俯仰慄然心胆俱慄，已無徑路。各攀所向，默語出牙城。余出羅城，相距丁餘。灌木沒人，不能相見，呼而會牙城。四望遼落，芙蓉當前，俯瞰稻田高低村落參差，官道一條繞麓而西，盧舍如石，行人如蟻，向所歷大橋駒橋諸邑亦皆在脚下。簾子吹霧，二川自西自北會於城東半里外，而東流，是為桂河，即相模河之上流也。望之白練，一帶左右抱城而流，儼如壕塹。始自街道遙望城址，以為易々，及登之攀援甚難。一山皆石以代城壁，概之地當要衝，山又險巖，若欲要東兵，則捨之而何地取？信玄策無遺算耳。余披草而坐，顧曰：「我已在城上。」使山下村落，敵官則如何？默語曰：「閉目一想，猶覺氣豪。」語畢笑就降路，手復援草魚貫而下，前後頭脚相觸，夕陽達岩殿村，問途只言東行半里可至猿橋。言畢不復顧。余見其徑卒恐過行，遇人輒問，皆唯々於此不復疑。逍遙投東而去，未及半里，晚雲擁樹鴉噪，遠林遂抵強瀨村，路死矣。二川會流為又字，村在中央，三水面嶂，西僅通路，即來時路也。大惑入民家問津，皆言不可涉於此始

知所壳，已不及。乃覓舟，民只言西一里有津。余曰：「孤旅西來日暮且疲不堪，復西若得涉不敢惜金，民笑而不應，請求再三，終不顧，絕無憐色。」余憤又入一民家，問答如始，再問背而吹煙，余益憤曰：「十年前則立兩斷，默語亦切齒，然無奈何。」終決脫衣而涉，至河畔見水勢，時已昏黑不弁色，惟聞迅流有聲，默語善泳，言先入試深淺。余謂曰：「兵法言水有聲則淺，無聲則深，乞子就，有聲處。」默語乃入，余在岸注視，返報曰：「水急而深，然可涉矣。」余乃脫衣，畫帖傘燈悉約頭上，徐々而行，水底石滑深及腋，畫帖半浸，辛達前岸，披草而登，偶出「水車」路可稍弁，乃拭漉着衣，遂抵和田村，路始通焉。然未有所棲止，余渴殊甚，偶逢村兒，默語問途，余自側問水，兒遙指燈光，乃趨之一農家在，少婦吹火入問，道向所逢之兒亦歸，捧水而出，余愛其多情，喜甚，默語自側解錢而與婦，固辭強與而出，野雲抵樹道路黯然，遠村燈光明滅樹間，乃尋燈光而往，遂投猿橋，道者多宿喧闐如沸，婢奴奔走不暇心接，蚊帷不張，戶牖不鎖，宛如露宿，幸有屋，已吾雖苦闇以疲早寢，村鷄初鳴，東方未明，道者已覺滿樓噪然，我亦驚寤，遂不能眠，樓枕桂河飛梁在隣，所謂猿橋是也，俗伝兩岸對峙中狹，谿深三十餘尋，不可舟，不可橋，人遂不能渡，村岸一百步遠如胡越，有一人見猿猴涉樹杪，苦心焦思

終造飛橋一因以名云 昔人多題詠詩曰 雲霞漢々渡長梯 四顧山川眼易迷 吟步誤令疑入峽 溪隈殘月斷猿啼 歌曰 名乃美志天佐計不毛幾可奴猿橋農下仁古多不啗山川乃水 世謂猿橋稱奇景絕險天下無雙 余過之絕不覺其奇 蓋以此行所歷有百倍之者也 兩岸多居民 是為猿橋駅 猿橋而鳥沢而大目而野田尻而鶴川地勢極高路涉山背 芙蓉隱見如送吾者 路傍之民桑蚕惟勉 多架小筒輪繰糸者 抵上野原登一樓 午餐餐畢將發 烈日赫々雲為奇峰 婢悟我意延吾後 廂携枕來 乃啗午睡 行李枕藉一夢殊濃 哺時又發 行半里涉境川 是為甲之極東 從篠子嶺迄此 石逕崎嶇蛇蟠屈曲者凡十有餘里 層峰重巒起伏高低 篠水桂江盤廻其間 是為鶴郡 民稱云郡內俗伝古山中多鶴因有此名 境隣相州 鎌府將軍所放之鶴亦多來巢焉 其言雖不足信 然地夙顯世 昔人題詠甚多歌云 千土世經無鶴乃郡能貢毛乃津幾奴患登猶波古不良志 或言 峽天下之險而郡內又峽中之險也 古人所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可評其山水矣 余今過之如其言不虛 然已歷百倍者 倦復應接不顧 而馳已入相州 過路俄惡 過開野一晚投芳野 是日天氣澄霽諸峰尽見 山送谷迎終日行畫中 而得設色妙者數幅 一則為村女騎馱馬涉山逕 圖上 風景閑眈五綵燦爛 馬夫戴黃笠 少婦荷青傘 日

光映射幣衣如錦 馬影印地 赤土班紫 白巾紅帶綠草翠山左右照映 綺羅奪目 霜林夕陽花叢朝霞不啻也 是夜同宿甚少喜出望外 駅有青樓往々見妓提燈來往 已就寢忽聞戶外人呼 曰今夜隣里有演劇往觀乎 樓下応声曰 幸客少可與共 頃刻拳家出去 滿樓寂然 亦可見村情矣 天漸向曉戶外鈴聲相統 道者早發也 有頃晨鴉離林窓紙微明 聞遠近駒馬嘶 乃起而束裝天已明矣 芳野駅東一川西來 兩岸斷崖迅流有聲 是為相渡河即桂河之下流也 舟行如箭 可一日達馬入 余欲就而下 至河畔謀之 偶不有舟 強求之 則舟人狼貪事遂不成 大失望 乃決意疾行帛京 過瀨小原二駅 買馬登小仏嶺 馬僅有二頭 二人更騎而登途逢途者絡繹不絕 遙望綠碧一帶白点無數 如落花点於假山至嶺頭 小憩返馬 復步而降 過小仏駒木野二駅 抵小名字 午飯 飯畢又疾行 再過八王子日野二駅 至滿願寺 遇驟雨 再涉丹波川之下流 遂至府中 賃車而馳 夕陽沈西飛鳥投林 回顧暮色蒼然 甲相之諸山不可復觀也 車夫能走 六里之間不 息 点燈再落於紅塵中

甲人點狡酷薄 雖山間僻邑之民不見一点仁夷之心 食極粗糲 最乏米与鮮鱗 今年西巡之後道路脩好行旅相慶 獨可惜則勝地 伐古木矣 勝地不用峽中乏材耶

抑又輕勿慮淺之所為耶 百年之旧跡古木一朝失之 不可復得 豈可不惜哉

此行所歷之地跨甲武相三州 道路險峻山水奇絕 生來未歷風霜者一涉此境焉 堪委頓 若使都人士踏此絕險 嘗此艱苦果如何 吾所共者皆少壯有為之人矣 得涉此絕嶮以探此奇勝 同遊默語道人者淺井忠君之別号 原土先生者高橋源吉君之別号 穀所居士者大河内信証君之別号 木盾仙史者印東真楠君之別号也

鳥声花影山房主人小山正稿

千山万水徒歷徒記事 甚勿錯雜難讀 然客途淒酸 一志歲月異時說之不甚情景 因枕頭再加筆 供他日之一笑 四十年後余与四友皆白髮 或當事於要路或養志於山林 時会见此卷亦足一笑矣 庚辰新嘗祭前三夜 正重書 時家人熟眠老庸語梁

〔註〕

- (1) 庚辰 明治十三年。
- (2) 穀所 大河内信証。
- (3) 木盾 印東真楠 一八六一年生まれ。川上冬崖に師事したのち、小山と同じように工部美術学校を経て十一会結

(4) 成に加わる。明治十三年に家塾「丹青舎」を開いた。

(5) 黙語原土 浅井忠、高橋源吉。真光院 中巨摩郡甲西町宮沢にある深向院のことか。寛政十二年の火災で本堂を焼失した為、現在のものはその後再建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6) 一幅画図 「牧牛」図については、日記・紀行文紹介後の「おわりに」を読んでほしい。

(7) 雲降寺 当寺は大菩薩嶺の麓に位置し、中里介山はこの書院で『大菩薩峠』を執筆したという。

(8) 淳熙 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

(9) 子西川 笛吹川のこと。

(10) 「春風に 岸浪猛き音訝へぬ 笛吹川の浪のしるべに」

(11) 「はなしがほ 今ひとしふの山なれば日影差出の磯も霞みて」

(12) 「新治 筑波を過ぎて 幾夜か寝つる」

(13) 「かがなべて 夜には九夜 日には十日を」 小山の文中にもあるように、甲府市酒折の酒折宮跡は日本武尊の行宮跡といわれている。この地・現在の山梨県には笛吹川

や差出の磯等のように、古典の名所になった場所も多くあり歌も沢山残されている。勿論古典の世界だけではなく、「檀山節考」「笛吹川」などをのこした深沢七郎や「塩ノ山差出磯」「大月の岩殿山」などを書いた井伏鱒二、と

甲州を扱った作家は多い。

古府中 武田勝頼は信虎の築いた府中躰躰ヶ崎の館を捨てて、巨摩郡北山筋坂井に新府城を築城した。それより

古府中又は古府と称される様になったという。

(16) 城跡 館跡は勝頼が新城へ移る時に全てを運び去った為跡には濠と土塁、石垣だけが残された。

(17) 勧業場製糸所 明治初期の勧業政策によって、明治七年甲府錦町に洋風煉瓦造りで東西七十間にも及ぶ勧業製糸工場が建築された。

(18) 日川 木賊川のこと。

(19) 柏尾山寺 勝沼町の通称柏尾にある大善寺のこと。

(20) 「甲斐が嶺」 麓の原は皆暮れて、夕日残れる 初鹿野の山

(21) 摺甲札 鎧の着初め式。

(22) 景德禪院 江戸末期と明治二十七年の大火により、山門

雲隱花影山房主人小山正稿

千山萬水往還記事 是四年錯難難後
坐客連連酸一坐客月異時後之山情
因枕歌再加筆 但他日之一笑四十
後余與四友皆白髮或滿子於安路或
忘於山林時會見此老亦一笑矣座在
新青泉前三夜正聖言內家人整眠花事
漫梁

「漫遊紀行第一入峽記」 最後の項

を残して全て焼失したが、近年再建された部分もある。

(23) 花房義質 幕末・明治期の岡山出身の外交官。

(24) 渡辺洪基 明治四年、岩倉遣外使節団の一員として欧米を視察した、明治期の官僚。

(25) 土屋昌恒 信玄・勝頼に仕え、勝頼自殺の際に殉死した。

(26) 栖雲寺 大和村木賊にある当寺の内外には現在でも業海の選んだ天目山十景や雄大な庭園がある。

(27) 「今わとて 霞をわけてかへるさにおほつかなしや 初雁の里」

(28) 城址 築城年代すら明らかでない、岩殿城址のこと。実際に岩殿山を登ってみると、頂上に乃木大将詩碑、そして

本城のあったとされる場所には現在電波塔が設けられていて、かつての面影も薄れ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しかし山頂から桂川を見渡せば、道無き道を登ってきた小山達を

思い出し、振り返って雑草の生い茂る山肌が見える。これは当時とそう変わらないだろう。

(29) 猿橋 余りにも有名な猿橋であるが、小山はこの後で「絶へて其奇ヲ覚へず」と記している。この頃既に観光名所化されていたこの橋よりも、自然の中で見付けた建造物の方が興味深かったらしい。

(30) 「名のみして 叫ぶも聞かぬ猿橋の下に答ふる 山川の水」

(31) 「ちとせへむ 鶴の郡のくものつき奴恵登^{「ヌエ」} なほはこふらし」

(32) 小原 「東北に險路一里、小仏峠に達す。(中略) 峠を下

ること二里にして八王子町に至るべし」ということ。(吉田東伍の『大日本地名辞書』より)

(33) 満願寺 地名であるが、由来は寺院名に拠る。村内を江戸から八王子に至る路が有った。

同記は、縦十行に野の有る和紙に記されたもので、縦二三二、横一三三mm。墨付三十五丁。また、表紙部分に「遊峽録艸稿 庚辰夏日」とある。

翻刻は原文の漢文体はそのまま、返り点を附し、句読点の必要と思われる所は一字空けた。

遊小金井記

明治十四年四月 与_レ学友浅高松望_{五氏}^(註1) 遊_二小金井_一 觀_二桜花_一焉 先是松井子山移_二于我東隣_一 以_二其_一一室_一為_二我不飛不鳴會員集會之處_一 是夕衆會_レ此議_二行終皆泊焉_一 急為_二炊作_一團飯_一 鶏鳴即發 過_二萬世橋_一至_二竹橋_一 東方漸白 直過_二新宿_一至_二堀内_一 觀_二祖師堂妙法寺_一 左折渡_二田疇_一 時麦隴初萌暖風可_レ膚 至_二大宮_一詣_二八幡祠_一 小憩又穿_二祠後_一林_一西行 日暖風微草綠山青 春郊風物実蕩_二人心_一 衆不堪_二情景_一 至_二田間_一籍_レ草啓_二行厨_一 余曰 塩梅団飯執_二与開席料理_一 衆曰 樂毅_二在_一燕々雄_二於天下_一 此山色水光開_二吾団飯俄變為_一佳肴珍味_一 言畢皆笑 又行里餘 至_二井頭_一即神田上水之源也 京城百万之命実頼_二此_一水_一 池周半里許 四周茅荻叢生 絶不_二清冽_一 池之中央有_レ祠_二^(註3) 祭_二天女_一 此日會_二祭祀_一 兒女群集鼓聲貫_レ耳 祠前一小屋陳_二列書画_一 許_二衆庶之縱覽_一 默語歷觀余不_レ入而去 自_レ是至_二小金井_一 村路屈曲里餘 或水田或菜隴或樹林或麦隴 竹離茅屋參差相連 路傍辛夷_二木瓜_一盛花_一 子厚所謂施々而行漫々而遊 此語殆尽_二我輩行步之狀_一 過午二時達_二玉川上水之北岸_一 所謂小金井者在_二此上流里許_一也 衆又籍_レ草而憩或坐或臥 時方春晚 野草盛花坐_レ辺如_レ毯 花芽侵_レ襟 其情快不_レ可言 四望

桃杏滿村綺羅相映 遠村午鷄喔々促眠 衆不覺昏々眠去
行李枕籍一夢殊濃 又不_レ知身在何處也 余先覺觀傍
子山独坐 餘皆尚在夢裏 時暖日遲々遊絲繞衣四_レ邊無
人 唯蜻蜓蛺蝶知之耳 衆覺而又行 行_レ沿流里許 至小
金井直路里餘 挾流皆桜 老幹蒼古風趣無比 時花開僅
三分 尚覺姿色絕代 當滿開之時其綽約可想也 花間
往々露坐壳茶菓 至所謂小金井橋 橋畔有樓可飲可
飯 北岸有碑 記桜花之由來 蓋桜樹皆幕府三世將軍所
移栽也 俗伝桜樹消水毒 故兩岸種以護玉川上水云
然近年荒廢樹亦半朽枯 於此有志惜之雜種幼木今皆長生
然花終不及老木也 嗟呼可惜哉 哺時度小金橋左折
南行里許 達府中駅 時晚雲擁樹鴉噪 遠林 駅之北口
老木挾路芳芽未_レ生 然以樹大枝密林中暗然 夕景殊覺幽
趣 蓋旧時六所明神境內也 是夜投新松本樓 宿其三
層樓 樓在駅之中央 巍然屹立俯瞰市街 全市行人皆
在指顧中 浴後飯畢五人環坐 故態大發 樓高客少 一境
靜寂喜出望外 二更衆就眠 夜雨大作浙瀝有聲
晨起推戶風雨未晴 於此議論相分 曰馬車冒雨帰京
曰滯留待晴 議遂決滯留 乃急作書各寄家 以報之稱
為有病 是日終日無聊 唯倚欄瞰市街 指点談笑 子山
戲作禱晴娘掛簷端 衆亦作之各有趣工 娘子為列
邀風相戲 往來之人皆屬目 是日雨風不能出戶 兒戲

消日 恰与赤穂浪士在細川氏之邸 日作演劇一般 亦
堪一笑 亦戲作連歌 偶有_二對君唯食与昼寢之句_一 実
為是日之写生 亦堪絕倒 薄暮雨漸歇 衆爭出至_二咋所_一
過之林 写樹 時雨後草樹如染暮色蒼然 及遠村見燈
而還 是夜亦团欒話遠遊 二更就寢 夢亦同趣 鷄聲報
曉 東方未明樓婢已起 厨房有聲 默語已覺 衾裡喫煙
余亦覺欹枕 駅馬過窓下 鈴聲相繞已而 窓紙微明衆皆覺
是日宿雨初收 天氣清朗 衆連呼称快 欣然發途 路
過村落 渡野橋 又過麥籬桑田之間 遠山帶煙靄所
謂怡々如笑 草色歷雨萋々被于路傍 餘花殘紅又点綴其
間 景物閑暇朱陳之村桃花之源不啻也 明人有句云 渡
水又渡水 看花又看花 春風江上路 不覺至君家
可謂夙得此趣也 近午憩路傍小店食团子 雨後麗日
屋背生煙樹々皆帶淡靄 此辺田家不造藩籬 庭園連
籬園 雞犬往來陶然自適 兒童又逐蝶往來于菜花麦浪間
風景閑詠亦一幅画 午時再過小金井 登橋畔一樓
喫午餐 樓下見遊人三五往來 飯後又沿清流而東行
花迎鳥送途中景物都不異來路 唯堤上無樹陰 稍覺暖
炎 里餘左折下堤又過村落 此際春晚到處桃李繞屋
若問酒家之所在不_レ得_レ不_レ以杏花村答也 村兒見吾
過誤為行商 群來求_レ菓 蓋以吾所携写生帖類_二葉囊_一
也 亦又一笑 農家兒童与胡蝶雞犬伍 終日無客至 故

見人則以為「行商」也 亦足以知「農家之閑趣」及「近堀内」^(註5)「經路平坦」 左右多夜叉^(註6)「武士樹」 衆且休且步吟嘯又發
浦巷連唱遠江天朗之句^(註6) 嘯時達^(註6)「新宿」 買腕車^(註6)
隣聲逐風而馳 歸家乃点燈

同遊默語子山浦巷龍山四人

明治十有四年四月上浣遊 十有五年秋日追憶記之

小金井觀櫻花記草稿



行商也亦足以知農家之閑趣及近堀内經路平坦
左右多夜叉武士樹衆且休且步吟嘯又發浦巷連
唱遠江天朗之句嘯時達新宿買腕車隣聲逐風而馳
歸家乃点燈

時方春曉野草皆花所歷
約三里步皆踏紅埃不覺言

〔註〕

(1) 浅高松望五氏 浅井忠、高橋源吉、松井昇、望月俊稜の四氏。

(2) 桑毅 魏より燕の時代に仕え、燕の昭王の時代には將軍として活躍した。『中国人名辞典』 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昭和五十三年

(3) 池之中央ニ祠有り 現在三鷹市井の頭にある大盛寺のこと。本尊弁天像。建久八年頼朝の創建といわれる。一度消失したが徳川家光の命によって再建された。慶長年間徳川家康がこの池水を引いて土民の飲料水とし神田上水と称した。

(4) 六所明神境内也 現在の大国魂神社。

(5) 遠江天朗ノ句 これについては、発見できるとおもしろいのだがいまのところ不明である。

(6) 夜叉五倍子のこと。ミネバリともいう。山地に生え高さ七メートルにも達する。

同紀行文は野無しで縦十行に書かれたもので、やはり和紙を綴じた形の冊子である。縦二四五、横一二二mm。五丁に渡って記されたこの紀行の最後には珍しく挿絵もある。挿絵の左上部にある文の解をここに記しておこう。「時方春晩 野草皆花 所歴約二十里 歩々踏紅快不可言」。挿絵を見ると、一人皆の前を行く人物がいるが、果たして小山自身であろうか。跋文の黙語は浅井忠、子山は松井昇で浦巷と龍山はいずれを高橋源吉、望月俊稜に当てるべきかはまだ分からない。

翻刻をするに当たっては原文の漢文体そのまま、返り点を附し、

句読点の必要と思われる所は一字空け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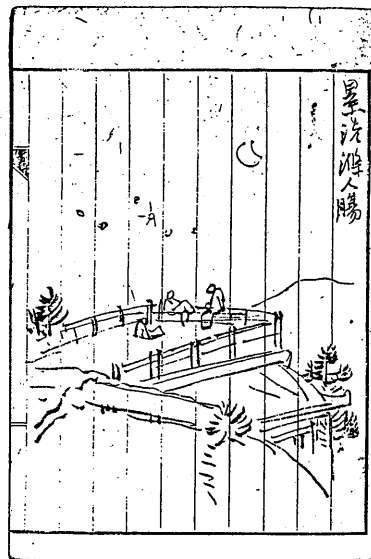
浴函嶺芦温泉記

黙語道人浅井忠 木公先生松井昇 穀所居士大河信征
芝娘望月俊稜同遊。

明治十有四年歲次辛巳七月二十六日 汽車発東京 是日車
中難踏殆無立錫地 至神奈川下車 更僦馬車而西行 有人携
婢或先或後 衆行々品評 至藤沢喫飯 復行渡馬入橋而平塚
而大磯而渡酒匂橋而小田原 彼携婢客至小田原投逆旅片岡
同遊下車 人足ヲ雇ヒ荷物ヲ負ハシメ徒步湯本ニ赴ク 途中
穀所木履ヲ損シ草履ニ換ユ 黄昏福住九藏ノ金泉樓ニ投ス
氣候清涼終夜泉声ヲ聞ク 隣樓笑語ノ声アリ 樓前溪流夜一
点ノ残螢ヲ見ル 此夜穀所出テム木履ヲ購テ帰ル
二十七日 早起 日未昇 山氣適膚 直一浴喫飯 僦負夫
發湯本 五人步涉山道 烟ニ至リ小休シ午前十時頃芦ノ湯ニ
達シ 紀伊国屋儀兵家ニ投ス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函嶺ノ湖ニ遊フ 木魚芝娘等游泳ス 権現ノ祀
ニ謁ス 門已ニ廢シ只基礎ヲ存ス 堂宇近日修復ヲ加フ 穀
所頻リニ湖畔ニ在ル牡丹餅ヲ欲ス 衆同意シ往テ此ニ至レハ
茅屋一軒不潔如何ニモ食フ可カラズ 乃止ム 俄カニ飢ヲ



患フ 乃走テ函嶺駅ニ至リ破風屋某ニ投シ午餐ス 餐畢リ復
帰ル 途西洋婦人ノ独リ行クニ遇フ 年紀二九左右 頗ル窈
窕タリ 此夜食牛肉

三十日 朝木公芝娘疏黄山ニ遊 余与黙語穀所同出 午後
黙語穀所同行 余与木公芝娘同出 黄昏至近隣亭景 此地有
西洋料理 此日命美婦適及數中 美味 蓋有□国弓手無敵
也 樓婢有七人 曰貴能曰阿竹曰阿兼阿古登曰登与曰政曰某
貴能竹共有姿色 並皆妙齡 竹十八貴野十七 竹者宮城野
村之人 名金 其姉曾号竹所雇於此樓也 貴能者畑之人 名
德 能解文字 蓋由所聞迄年紀十六 在村費勤学云 可賞
琴亦有姿色 然春光已去殘紅尚占數日之榮者也 兼肥滿為衆

所笑 兼琴並皆年紀二十六七 政者年紀十四 未占全開 無由評也

一日 電報至 曰望月俊稜可急帰京 蓋通自望月氏家也

乃亦電報弁其理由 問答三四 事遂不諧 其弟五郎君來迎 八月一日俊稜君独先帰 後寄書曰 事皆如足下所量実陥姦人之計策云々

五日 松井大河内二氏 与望月五郎氏共先帰 余与浅井氏独留宿 松井氏有故不得已而帰 大河内氏困山中無聊而帰也

一日 伊智池正治(註1)翁携二妓一僕而來遊焉 奇行若狂人 人皆目以狂人 翁年已六十 妓皆並妙齡 余閱宿簿 偽名曰市嶋正春 翁近日之行世人所注目 翁者即明治之功臣時為一等侍講

一日 伐竹造弓又製箭 戲射而娛 日夜囲碁將棋西洋骰子百人一首歌碑子詩碑子以慰無聊 夜登三層樓納涼 夜色凄然 山高而樓更高 天闊星近 日出山腰雲起山麓 四望寥然 風露滿身 四山皆有襟袖清 景洗滌人腸 衆無聊ノ餘リ弄筆墨 箱根居住ノ理髮師來テ画ヲ索ム 乃之ニ与フ 髮匠喜上極テ無暗矢俟ラニ頓首シテ去ル 横浜ノ豪家戸部ノ四郎兵衛ナル者來宿 能肥テ而能戯ムル 波耳斯人來遊ス 弁天山ニ於逢フ 毛唐人弁天山ニ於テ望遠鏡ヲ以テ横浜ヲ望ム 余借テ以テ望ム 遠近歷々 帰途小田原中松屋專助方ニ宿ス 主人画書ヲ好ム 樓ノ扁額皆當時名家ノ筆蹟 晚ニ小田原海

浜ニ遊フ 爽快又古城跡ニ遊フ荒涼 芦湯留宿中 海軍士官上原某來遊 猿遊ヲ為ス

〔註〕

(1) 伊智智正治(正しくは伊池知正治) 明治初期より数々の

活躍により出世をし続け、十二年には宮内庁御用掛りを拝命して特旨により華族に列せられ、最終的には宮中顧問官にまで昇進した。(『大日本人名辞書第一巻』)

同紀行文は、縦十行の野紙六丁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縦一五三、横一〇三。表紙には、

明治歲次辛巳七月作于函嶺芦湯客舎

漫遊紀行

とあり、中身を読んでみれば我々にも馴染みのある場所へ遊んだ日記である。そして当時の旅行が現代のそれに大分近付い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

無題紀行

明治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午前六時氣車ニテ東京ヲ発ス 同遊子山居士(註1)一人ノミ 是日ハ日曜ニテ 上野熊谷間ノ鉄道開業後日浅ケレハ 之ヲ試ミントテ都下ノ人々王子ニ遊フ者停車場内外ニ充チ充チタリ 鴻巣ニテ車ヲ下リ駅ノ中央ニ出テ

北行スルニ 松山へノ街道知ラサレハ往来ノ警部ニ一札ナシ
虚松山へノ道ハ何レヨリ曲リ舛ルカ 警此先ヨリ左ニ曲レ虚
車カキ舛ルカ 警オー 虚何程御座居リ舛 警部顧ミスシテ
威権揚々去ル 車ヲ二十五銭ト付ケタレトモ来ラス 蓋シ三
十五銭位カ適当ナル事ヲ後ニ知レリ 村童馬丁等二道ヲ尋ネ
荒川渡頭ニ至ル 余船頭サン松山迄何程ナルカ 船頭二里遠フ
御座ンシヨー 行五六丁茶店ニ憩フ

明秋ト答ヘテ文字ノ分リ難キ事 嬭ノ西ヲ望テ馬人足等ヲ
求ムル事 岐路ニ莅ミ生意氣

ノ行商ニ問フ事 八王子在ノ旅人ニ問フ事 寺ニ入テ問フ事
行商ニ再会スル事 茶店ニ憩ヒ玉子ヲ食フ事 岩室観音ニ
登ル事 路ヲ問フテ二婦競ヒ飲テ争ヒ誘フ事 古城跡ニ登ル
事 松山ニ午餐ノ事并景況 人力車ヲ炎熱ノ事 横ニ仆テ蠢
愚タル老翁ノ事 菅谷小休ノ事 小川投宿并景況 隣楼説論
ノ事 并驟雨欲来ノ快 雨天発足ノ事 炭ニ乏キ事 雇人ノ
事 逆旅ノ概況

二十日朝 駅ニテ筵ヲ購ヒ婆々ニ荷物ヲ持タセ小川ヲ発ス
微雨数々至ル 宮地ニテ小休桃梨子ヲ食フ 余おかみさん
峠ノ手前ニ飯ヲ食フ様ナ所カ有リマスカ 茶店ノカカアハイイア
リ舛ヨ 留ヤモ茶漬ヤモアリマスヨ 子山トサラハ夫レ迄行
テ食事ヲナシ峠ヲ越サント相談ス 此處へ農家ノかゝあト覺
キ婦人子供ヲ背負ヒ両天ヲ持チ入り来リ おかみさんナニガ

ありマス 茶婦ナニモアリマセンヨ 煎餅ト菓子ト桃ト梨ば
かりデスヨ 婦ソナラト煎餅ヲ買ヒ又天寶錢三枚ヲ出シ桃
ヲ之レ丈ケ下タサヘト袂ヲ広ロゲル 茶婦十許リヲ両手ニ盛
リテ入レ後ニ又二ツ入レテヤル サイナラ行テキマスヨ 行
テオイデナサヘト出テ行ク 余等モ亦立出テ途中ニテ 余お
婆サン私シ共ハ何ト見エマスカ 婆商ンド衆デスカ 余ソー
サ能ク当ツタ 所デ何ニ商ンドト見ヘマス 婆ソラー別リマ
セン 此話ノ中ニ坂戸村ニ着ク (欄外に「婆芸妓話ノ事」
とあり) 茅屋六七軒溪ヲ隔テ彼所是處ニ在リ 一軒ノ巨大板
屋檐前ニ将棋盤糸車ノ類傍ラニ筵ヲ広ケ蚤繭ヲ乾シテアリ
坂本村戸長役場ト掛札アリ 之ヲ過キテ上リ 下リテ又板屋
アリ 埼玉県巡查休憩所ト貼付ケ五等郵便局ト掛札ヲ為シ
煤ニテ塗リタル郵便函ヲ柱ニ掛ケタリ 余等此家ニ入り檐
台ニ腰ヲ掛ケ 余飯ヲ食ハシテモライタイガ何カアリマスカ
主人ト見エテ四十許ノ男炉傍ニ烟草ヲ吹き居リ ヘエ何カ
アリマシヨ 婆々下駄掛ケニテ茶碗ヲ洗ヒ居リ アナタ方
ガアガル様ナ者ハ何モアリマセンガ何カ煮テ上ケマシヨ
余巻藁ニ雑魚ノ指テアルヲ見付ケ
巡查ノ心得タル接待ノ事 郵便ノ事 人足雇入峠登リノ事
松木茶店ヘコミノ事 諸山眺望ノ事 下リ峻坂ノ事 小休ノ
事 屯厘五厘同道ノ事 大宮投宿ノ事 逆旅景況ノ事 浅草
并按摩放屁談ノ事 驟雨ノ事 教師隣楼贖勉ノ事 発足武甲

山ノ事 常盤橋ノ事 田野村小休味噌付ノ事 般若川写生ノ事 人足越後人ノ事 大日向岐路ノ事 渡船ノ景況并口六遠望ノ事 口六投宿お染ノ事 (欄外に「学校巡回ノ事」とあり) 峠立問答ノ事 客室ノ景況味噌漬問違ノ事 越後人布商宿泊ノ事 厨房并料理ノ事 お馬さんノ事 飯ツン出シノ事 枕投込ノ事 長廊下等事 朝ノ爽快三峰山発足ノ事 鶯人足相撲取ニ山中邂逅ノ事 途中談話ノ事 太田〔不詳〕小休ノ事 八丁下り大輪橋ノ事 五十二丁登リノ事 人足近道ノ事 江戸兎足輕ノ事 三峰山景況 帳場掛合 平一〔不詳〕二ノ事 案内楼待掛ノ人物ノ事 隣室相撲取威張ノ事 御代参スゴスゴノ事 祈禱太鼓ノ事 山門写生ノ事 寒気ノ事 人足不都合不少事 婆々鉄砲問違兎平々万歳製造ノ事 老翁下坐見送りノ事 小休并写生ノ事 八丁登リ小休麻生人逢遇ノ事 越後摘取ノ事 お島さん奇行ノ事 子山不眠隣楼消燈ノ事 半夜来客ノ事 発足問違小森ニ至ル事 数々歩涉リ薬師堂劔客ニ遇フ事 桃ノ為メ怨ヲ懷ク事 小鹿野午餐ノ事并景況 山中弓劔武事ヲ習フ事 去年山火事ノ事 子山宿志不能遂事 (欄外に「〔不詳〕林寺并葬式ノ事」「芒鞋〔不詳〕ノ事とあり) 人足裏切老婆水渉ノ様子ノ事 大淵逆旅麻屋上品嫗周旋ノ事 幼児学校帰ノ事 糸繰ノ事 人足意外上等ノ事 金崎婦女〔不詳〕講釈ノ事 〔不詳〕風〔不詳〕〔不詳〕〔不詳〕野上村ノ景況并投宿ノ事 天上キナ臭キ事 郵便ヤタラ〔不詳〕シノ事 前山月昇ル事 発足

并人足掛合ノ事 人足蝙蝠傘ヲ用ウル事 矢那瀬小休ノ事 秩父界ヲ過ル事 寄居西ニ〔不詳〕タル径ノ事 寄居宿山崎投宿ノ事 閑静ヲ望テ却テ臭気ニ逢フ事 茶代拔群ノ働キノ事 室内ノ景況エンガワゴロネノ事

〔註〕

(1) 子山居士 松井昇のこと。

この日記は「浴函嶺芦温泉記」の後ろ六丁に記されている。同記には題名がないため今回は便宜上「無題紀行」としたが、小山による欄外の書込具合、後半の箇条書の部分をみると、これは下書きで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浴函嶺芦温泉記」の福住旅館への払いや、同記の更に後ろには、箱根から浅井忠とふたりで帰京した時のものと思われる旅費の覚書がメモ風に記されていておもしろいので復刻しておく。単位は銭。

850	宿料
4	浅井出ス茶代
10	
10	福住茶代
57	人足
25	昼飯
40	人力車
10	小田原茶代
60	宿料
190	馬車
<hr/>	
1256	

立替中 浅分十二銭

小分十二銭八厘

茶代 四度

午飯 汽車 茶代

二日旅費並浴亭宿料
メ十三円四十五銭

内二十三銭八厘立替

9

26

50

4

89

ヲ引ク

十三円二十一銭二厘

之ヲ二分シ

六円六十銭六厘

武蔵野紀行緒言

古人曰ク 萬卷ノ書ヲ讀ミ千里ノ道ヲ行キ而シ後ニ画成ルト 未タ万巻ノ書ヲ讀マズ 千里ノ道ヲ行カス 而シテ画ヲ成サント欲スルモノアリ 豈妄ナラズシテ何ソヤ 真正ノ画家タラント欲スルモノハ 其書ヲ讀ミ其道ヲ行キ其識ヲ大ニシ其氣ヲ高尚ニシ 以テ其感情ヲ發揮スルニ非ラサレハ 真正ノ画ヲ成シ能ハサルヤ言フ俟タスシテ明ナリ 当今此學ニ従事スルモノ 其書ヲ讀マス其道ヲ行カス其識ナク其高尚ノ氣ナク 而シテ徒ラニ筆ヲ弄シテ誇称スルモノ世間滔滔然カリ 嘆セズンハ非ザルナリ 我舍茲ニ於テ平生書ヲ讀ミ其識ヲ養ヒ其氣ヲ高尚ニシ 春秋ヲ期シテ道ヲ行ク 昨二十四年

行徳ニ行キ越ケ谷行アリ 今春又川越ヨリ入間川扇町屋及二本木箱根ヶ崎ヲ經テ立川ニ至ル 其行ク未タ千里ナラス其読ム未タ万巻ナラズト雖トモ其意古人ト相遠カラス 其功蹟ノ如キハ他日ヲ俟テ他人ヲ絶驚セシメントス

明治二十五年四月

輟耕識

武蔵野紀行^(註1)

八日 晴 午前八時上野停車場ニ会スルモノ浅井、柳、小山、二神、広瀬、石川、角井、久保田、西垣、福原、沼辺、牧野、青木、生出ノ十五人ナリ^(註2) 其装束ノ奇ナルニハ人皆注目セリ 松井、大河内、二氏^(註3)モ同行ノ約アリシヲ以テ切角待テトモ来ラス 八時五十五分汽車ニ乗シテ大宮ニ至リ下車ス 左折シテ並木ニ入ル 暖荷モ暑ノ如シ 木陰ニ小憩ス 全部ヲ五部トス 浅井、小山、柳ヲ本部 二神、西垣、生出ヲ甲部 福原、広瀬、青木ヲ乙部 牧野、沼辺、久保田ヲ丙部角井、鈴木、石川ヲ丁部トス 旅宿ノ事會計ノ事ハ其部其部ニテ輪番ニ担当スル事トス 此日ハ甲部ニテ担当スル事ナリ 地図ヲ訂シテ川越ニ向フ 此間佐和川村ヲ經テ荒川ヲ渡リ古谷本郷ヲ過キテ川越ニ入リシハ午後四時ナリキ 經過ノ諸村景甚少シト小言ヲ云フハ頭ヲ痛メル生出ニテアリキ

小山、浅井、柳、二神、石川、沼辺、牧野、久保田、西垣、九人ハ宮下町井上屋ト云フニ 福原、広瀬、角井、鈴木、青木、生出ノ六人ハ連雀町山中屋ト云フニ投宿

鈴木夜ニ入りテ山中屋ニ来タル 先ニ井上屋ニ至リシニ山中屋ノ投宿ナリト聞キ八町ハカリノ道ヲ小言タラムニテ来タリ 当日ノ役員ノ不都合ヲ鳴セリ 生出温然説テ曰ク疲レタルトキト空腹ノトキニ腹立セヌコソ男ナリト 鈴木モ又男ナルカナ 唯々トシテ其笑ヲ云フテ笑ヒタリ

汽車中ニテ四十前後ナル男我党ノ装束ノ奇ナルヲ訝リ 頻ニ数種ノ事ヲ問フモ言ハス 終ニ土木役人ト見シニヤ 大宮川越間ノ道路ノ事ヲ言出ヌ 我党ノ川越ニ向フト聞キ 立寄ラルベシト云フテ其道筋旅宿ナト懇ニ教ヘテ大宮ニテ分ル 我党川越ニ至リ某町ヲ過ク 先ノ男ニ逢フ 此男浮世絵ナト商フモノニテアリキ 如何ナル縁ニヤ 彼ノ役人ナリト認メシハ画士ニテ彼カ商フモノハ絵ナリトハ 彼ハ先ニ画士ナリトハ夢ニモ知ラザルベシ 実ニ奇遇ト云フベキナリ

鈴木荒川ニテ日落ツ 荒川ヨリ川越マテハ里余ノ田畝ナリ 其間處々ニ無數ノ点火ヲ認ム 疑は狐火ナラント 膽太キ鈴木モ背ニ汗ヲ流シ顔色菜ノ如ク恟々近付ケハ コハソモ如何ニ 里僅ノ鱸ヲ漁スルモノニテ肝ヲ無駄ニ冷シタリトテ面白氣ニ語レリ

山中屋宿ノモノ云フ 今夜吞龍上人ノ開帳前夜ニテ中々

(註4)

ノ賑ヤカナリト 生出頻リニ連立タント云フモ 他ノ人ハ写景補筆ニ余念ナキニ時ヲ移セシ中ニ 浅井、小山、柳、訪来タリ 吞龍上人ノ祭ニ至リシヤト云フテ共ニ宿ヲ出テ其寺ニ至リ上人ヲ一拝セシニ 老若男女群集シテ頻リニ祈禱スルモ 又願望ヲ成就センカ為メナルベシ 生出亦心ニ祈ル 速ニ頭痛ヲ癒シテ明日ヨリ採筆スルニ至ラシメヨト 川越ハ有名ナル太田道灌ノ築城跡アリ 且元龜天正ノ間ノ戦地ナレハ頻リニ懷旧ノ情ニ堪エス

九日 晴 午後六時大風起ル

午前七時川越ヲ発シ町端ニテ地図ヲ開キ 各部分レテ諸村ニ向フ 野田奥富柏原ノ諸村ヲ経テ 午後五時入間川ニ入り甲子屋ニ投宿ス

入間川ハ茅屋降古ビ軒傾キ苔色蒼然 画家無上ノ材料タリ 宿定リ四五ノ人画囊ヲ携ヒテ駅ニ出ツ 俄然大風吹来タリ塵ヲ捲ク十丈 皆画囊ヲ収テ周章宿ニ帰ル 此夜風益強暴屋飛ハントスルニ至レリ 社中明日ヲ氣遣フ 然トモ補筆ニ余念ナキノ熱心者モ亦少カラザリシ

西垣、生出山城ト云フ處ニテ写ス 四十計ナル女来タリテ茶ヲ饗セント云フ 躊躇時ヲ移シテ行カズ 十六七ナル少女亦来タリ 頻リニ迎フ 豈辞スルヲ得ンヤ 二人共ニ至ル 家婦懇到談シ後ニ聞ケハ西垣昼餐ノ饗ヲ受ケント 何ソ斯ク懇切ナルヤ 画家トシテ迎ヒラレシヤ 役人ト認メラレテ

請ゼラレシヤ 其意知ル可ラス 懷昔太田道灌花ヲ贈ラレ
シ(註7) 地何ノ所ナルヤ 此茶ヲ饗セシモ何ノ意アリテヤ知ル
可ラス

浅井(空白)ニテ写景ス 里老頗リニ迎フ 至レハ則チラッ

キヨ等ヲ出シテ鄭重ノ取扱ヲ受ク 少時アリテ里老豪然政治
ノ得失ヲ説ク 浅井冷然トシテ去ル 田舎ニテラッキヨ等ヲ
出シハ珍客ニアラザレハ為サス 此馳走ヲ受ケンハ何ニ因ス
ルカ 此レ髭ナルベシ 髭モ亦大切ナルカナ

沼辺、牧野前日写景ノ少ナキ為メ 今日勝ヲ得ントテ宿ヲ
竊カニ拔出テタリ 地理ニ詳カラス 足ニ任セテ行ク里ニ近
シ 途ニテ聞ケハ熊谷ヘノ道ナリ 二人聞テ入間川ヘノ方向
ニアラザルヲ始テ知り 途頭ヲ転シテ南ニ向ヘタリ

小山 (空白)ヲ過ク 四十計ナル女来タリテ請ジ 行カス

若キ女亦来タリ迎フ 行カス 然トモ其厚意謝スベシ 此辺
リ人氣実ニ宜シ 都近キ辺リモ山間ハ人皆朴ニシテ如何ニテ
心穩カニ昔慈シカリキ 世ノ開ケ行クニ從ヒ人心輕薄ニ流レ
道德ナト云フハロニスルノミニテ知ラスニ劣ルナリ 世ノ開
ケ行クト云フハ人心ノ輕薄ニナル事ニヤ 実ニ望マシカラヌ
事ナリ

入間川駅ハ川ヲ隔テ秩父ノ諸山ニ対シ呼ベハ応ヘントス
此風光千金モ得易カラズ 然ルヲ風伯ノ為メニ妨ケラルゝ無
念遺ル方ナシ

十日 晴 風稍弱

午前七時宿ヲ辞シ各部處ニ散入ス 扇町屋ヲ經 扇町屋ハ丘
上ノ小都会ニシテ秩父山脈中ニ在リ 街中両側ニハ柳桜ヲ植
エ恰モ銀座街ノ煉瓦ナキカ如シ 新道里許 二本木ニ至ル
此間一帶ノ林ニシテ景更ニナク人ヲシテ欠伸セシム

小山乗車ノ計ヲ取り此無味ノ路ヲ過ク 老練及ブ能ハス

小山笹井ニ至ル 里人早クニ都人ナルヲ覺リ云フ 昨夜半ヨ
リ曉ニ至ルマテ都ノ中央ニ当リ大火アリシト(註8) 疑ヒツム去
リヌ 浅井、柳止ミカタキ用事アリトテ入間川ヨリ帰途ニ上

ル 午車ニテ上尾ヲ經テ川越ニ至リ 再ヒ井上屋ニ至リ昼餐
ヲ食フ 先夜ニ比シテハ格別ノ取扱ニテアリシ 之レ必竟茶
代ノ効力ナラント後ニテ思出ヌ 地獄ノ沙汰モ金次第ナリト

況ンヤ旅宿ヲヤ

生出狭山ノ里ヲ過ク 里翁ニ産物ヲ問フ 茶ナリト 所謂

狭山茶是ナリ

午後四時箱根ヶ崎ニ至ル 此地災後ニテ旅宿ナシ ナキニ
非ラス 甚タ不潔足ヲ入ル能ハス 止ムナク中村屋ト云フニ
宿ス 家婦洒々能ク戲言シテ笑ハシム 晚餐ヲ食フ 魚ナシ
或云フ寺ノ如シト 或云フ仏事ノ如シト 食後旅簿ヲ出シ

テ録サント乞フ 姓名ヲ録シ年齢ヲ録シ原籍ヲ録シ所持品ヲ
録シ最後相貌ニ至リ大ニ苦シム 或云フ文字尽シ能ハス 二
神ヲシテ肖像ヲ画カシムルニ若カズト 隣房査公アリ 入来

タリテ相貌ヲ記スルニ及ハスト云フ 若シ查公ノ言ナク二神ヲシテ肖像ヲ画カシメハ天下未曾有ノ旅簿出来セシモノヲ查公無用ノ口入ニテ止ミタルハ残念ナリキ

鈴木例ニヨリテ諸芸ヲ演シテ旅中ヲ慰ム 鈴木諸芸ニ長シ説経ヲ最トス 月悦上人ノ称亦無理ニアラス 説経ノ外ヲ演スルハ上人ノ価値ヲ失フモノナリ 爾後説経ノ外慎ムベシ

十一日 晴 弱風

此朝京地ノ大火ヲ耳ニシ一同膽ヲ冷セリ

午前七時宿ヲ出テ石畑三ツ木ヲ経テ中篠ニ至リ 正午ヲ期シ会スル事ヲ約シテ各部諸村ニ入ル

生出頭痛前日ニ倍シ後ルゝ事一時間 直行中藤ニ至ル 時十時ナリキ 福原、久保田在リ 約ヲ守ラス相携ヒテ砂川ニ至ル 砂川清流街側ヲ流レ桜花既ニ笑ミ少シク快ヲ覚フ 生出砂川ニテ探景 老人アリ来テ告テ曰ク 此地疱瘡流行シ先生年壯人家ニ近付ナカレト 謝スベシ 地図ヲ開テ程ヲ問フ 老人云フ立川此ヨリ行クベント懇切ニ示シ翁ヲ拜シテ去ル 砂川ヨリ立川ニ至ルノ間原野里餘 扇町屋ト二本木ノ間ノ如シ

小山中藤ニ至ル時正午前ナリ 集合所ヲ設ケテ待テモ来タラズ 定テ写景ニ心奪ハレ集合ノ時ヲ忘ヤハセンカト里ノ子等ヲ遣シ見セシニ広瀬^{（宇良）}□□外在ラス 其外ハ約ヲ守ラズ皆砂川ニ向ヒシトナリ

午前^{（七）}三時立川ニ集ル 発車時間ヲ去ル二時半 欠伸頻リナリ 蕎麦ヲ食フ 味甚タ美ナラス 饅飩ヲ食フ亦美ナラス 都人ノ口ノ傲レルニヤ

都ブリノ男入来タリ宿ノ女都大火ヲ問フ 云フ 神田ヨリ日本橋ヲ焼払ヒタリト 生出聞テ神田ノ寓焼ケタルベシ 別ニ惜ムベキモノナシタム貯置キタル金包ノミナリナト戯レタリ

五時四十五分汽車ニ乗シテ新宿ニ至リ下車ス 石川少シク腹痛セシトテ車ヲ買フテ先ニ去ル 夜ニ入りテ寒ヲ覚フ 新宿街中驅足ニテ暖ヲ取ル 広瀬去リ久保田去リ小石川橋ヨリ生出去リ 時東天日ヲ吐キ徐々ニ吟情ヲ促セリ 囊中值千金ノモノヲ取得テ皆宿ニ帰ル 高枕旅中ノ夢ヲ結ヒテ快ト呼ビシモアラン 疲勞前後ヲ忘レ夢中ニ夢ヲ結ビシモアラン 此遊此案何人ト共ニ語ンヤ 生出頭痛甚シ此行甚タ快ナラス 然トモ瞑目スレハ村景歴然タリ タム画囊取得タルモノナシ 無念ニ堪エス 春宵夢成ナリ難シ

〔註〕

（１） 武蔵野紀行 前出の「武蔵野紀行緒言」により、明治二十五年四月の紀行であらう。

（２） 十五人ナリキ 浅井忠、柳源吉、小山正太郎、二神純孝

(後の下村爲山)、鈴木直太郎、又は鈴木悦三郎、石川寅治、角井厚吉、窪田常三郎、西垣維新、福原馬三郎、沼辺強太郎、牧野伊三郎、青木彝蔵、生出亀之進。広瀬については、不明である。『小山正太郎先生』の中に不同舎で学んだ者達の名簿があるが、やはり広瀬の名は見えない。

松井、大河内、二氏、松井昇、大河内信弘。

(4) 吞龍上人 太田吞龍(一五五六―一六三三)。江戸初期の浄土宗の僧で、今尚子育て吞龍と称されて民間の信奉が盛んである。

(5) 其の寺 蓮馨寺。天文年間に建立された。明治三年に吞龍上人を勧請したが、同二六年の火事で寺の殆どを消失した。『川越大事典』川越大事典編纂会編 昭和六十三年) 太田道灌ノ築城跡 別名を初雁城、霧隠れ城。長禄元年(一四五七)、上杉持朝が道真・道灌父子に造らせた。明治四年廃城。(参考文献は註5に同じ)

(6) 太田道灌花ヲ贈ラレシ地 有名な逸話にある、「七重八重花は咲けども山吹の 実の一つだになきぞ悲しき」という句を小山は思い出したのであろうか。

(8) 大火アリシト 四月九日、火元の猿楽町より神田の方まで、広範囲に及んだ火事。午前一時頃に発火して鎮火したのが午前十一時頃というから、よほど大きな火事であつたらしい。

『武蔵野紀行緒言』及び同紀行文は、野無しで縦十一行に書かれたものである。計九丁。いずれも縦二四五、横一五五mm。

おわりに

小山の日記や紀行を読む楽しさは、彼の行った旅行の遣り方、そして風景の捉え方に新鮮な驚きを見付けることにある。それは彼の描いた画の中にも又見られることだ。小山は数多くの山村や農村でのスケッチを残しているが、決してそれらは奇異な物や特殊な事柄を扱ったものではない。彼はしかし当たり前の物や事の中に何かおもしろい事を見付ける人物であつた。若い頃、川上冬崖やフォンタネージに就いて自然物の描き方を、特にフォンタネージには自然の見方までも学んだとは言っても、その感性自体は小山自身の目で養つ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漢文体で書かれた「漫遊紀行第一入峽記」は、今回史料として取り上げた中で最も長い紀行文である。長いだけではなく、その内容も最も豊富なものだったといえよう。同記は又所処絵画的でもあり、紀行文としてだけでなく、小山の画を考える上で必ず参考となるものである。よって特にここで註として取り上げようと思う。

近代の「風景」について考える場合、『日本風景論』を無視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私も初めに同書について簡単に紹介し

て置く。

明治二十七年発行の、志賀重昂によって著された『日本風景論』は、近代日本山岳史に新たな足跡を残した名著として現在も知られるところとなっている。小島烏水は、『日本風景論』がよく行われて、人心に大なる影響を与えたのは、書中に言っていることもいゝが、文章が実にうまかったのである。理を尽くした欧文素と、簡潔勁拔な漢文脈が、よく融和している。しかも颯々ともいふべき余韻が、漂っている、絵でいえば、トーンが整っている、と志賀の文章を絶賛している。残念なことに私には彼の文章の巧さが分らない。「颯々」とした雰囲気よりは寧ろ、当時の若者を駆り立てたであろう、力強い熱っぽさを感じるばかりである。

しかし確かに『日本風景論』が多くの日本人の山岳熱を煽ったことは事実である。先に記した小島烏水も又その岳父、小暮理太郎も同書によって日本風景に、特に山岳風景に開眼したらしい。こうした事実も手伝って、志賀が近代日本登山のあたかも祖であるかのように、言い換えればこの書が発行されて以降が近代日本登山史の始まりであるかのよ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て『日本風景論』には「附録」として書かれた「登山の気風を興作すべし」という章がある。この章は、それまで登山というものを信仰の対象としていた人々に驚きと憧れをも

たらしに違いない。何故なら余りに美しく山が描かれているからである。志賀は「山は自然界の最も興味ある者、最も豪健なる者、最も高潔なる者、最も神聖なる者、登山の気風興作せざるべからず」と述べて、多くの人々を特に若者たちを山へと誘ったのである。

数年前になるが、紅葉真っ盛りの十一月、車に乗ってではあったけれども、私も又かつての小山のように数人と連れ立って奥多摩より青梅街道を通り、落合へ宿をとった。途中小さな部落である小菅村を通った時、又丹波峡谷で谷底に向って石を投げた時、そして翌日登った岩殿山々頂から遙かなる山の連なりを見た時、明治時代の小山や浅井と共有出来るものがまだ有るような気がして嬉しかった。我々一行は、かつての若者達が『日本風景論』を片手に山々を歩いたように、小山の「漫遊紀行第一入峽記」を片手に歩き、都会を離れて久し振りに自然の美しさに触れた。そして、小山の日記に数多く見られるような旅行が、現代で言う「名所・旧跡巡り」的な代物では決してなかった事と、『日本風景論』以前に既に山登りを楽しんだ近代人の存在とはつきりと確認したのである。青木茂氏の言を借りるならば、「名所図絵的風景観からはとくに独立しているし、写真的遠近法も卒業した近代画家の眼と行動がここにはある」(註：広島県『浅井忠展』

図録より 一九九〇年）と言えるであろう。

日本でまだ純粹な登山や遠足が普及していない頃、既に野山を自由奔放に歩き回った西洋画家の存在はある意味では重要なことかも知れない。一般的に山岳熱が広がっていなかった明治には、専門に紀行文を書く人さえ少なかった。その時代に若き画家達が自身の意志で山を歩き、その眼で見た風景を描いていたのである。小山達は近代美術史だけでなく、近代登山史においても又先駆者であったのである。

ところで、「漫遊紀行第一入峽記」と同紀行文の第一行目に記してあったので、私はそれを題名として用いているが、実はそれより前の仮表紙に大きく「遊峽録艸稿 庚辰夏日」と題されていることは先の註にも書いておいた通りである。

小山は「艸稿」と言った同記に手を加えるつもりであったろうか。彼は恐らく旅行中に簡単な旅の日程や訪れた場所等をメモしておいたものを基にして、この「艸稿」を書き上げたのだらう。だから旅行の行程や地名に何らかの記憶違いがなかったのだろうか。何故なら、残念な事に現在はその所在の明らかでない浅井忠の「漫遊日記」を隈本謙次郎氏の『浅井忠』で見たからである。浅井と小山の日記を比べるために、同書に抜粋されている部分だけここで紹介しておこう。尚、句読点は同書に拠るものである。

三十日 雨 丹波山ヲ発シ大菩薩嶺ヲ越ユ。嶺新道開ケ

テヨリ馬牛能ク通スト雖、昨歴ル処ノ新道ニ比スレバ道更ニ險ニシテ落合ニ至ルノ間三里、絶テ人烟アルナシ。仰テ之ヲ望メバ懸崖數仞、伏テ窮谷ヲ臨メバ雲脚底ニ生ジテ身羽化登仙スルノ思ヒアリ。登リテ絶頂ニ至レバ怪□巖立纔ニ之ヲ碎テ一径ヲ通シ繞ラスニ木柵ヲ以テス。行旅往々歩ヲ失シテ碎死スルヲ以テナリト。土俗之ヲ地獄谷ト云フ。試ニ一石ヲ投スルニ吹烟一二次漸ク谷底ニ達ス。不覺人ヲシテ慄然タラシム。

小山の日記と異なる浅井の「丹波山ヲ発シ大菩薩嶺ヲ越ユ」が気になるが、浅井の方が勘違いを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もし浅井の記録が残っていれば、それも明らかになるだろうが、現在の時点ではまだ分からない。何しろ一方の小山の「艸稿」しか、確認できないからだ。

さて、小山の日記と比べると、浅井の記録にも谷底に向けて石を投げたという行動が同じように記されている。多分浅井のこの後の文章にも小山のそれと同じ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るのだらう。浅井は小山の紀行文に拠ると、いつも行動を共にしていた。面白いのは高橋、大河内、印藤の三人の行動である。彼らはスケッチをする二人を置いて食事をして行つてはぐれてしまったり、狩りをしたい小山に浅井だけを残して先行し、終には足が痛いと言って手紙だけを残して帰ってしまった。反して浅井は小山と始終一緒であった。「秋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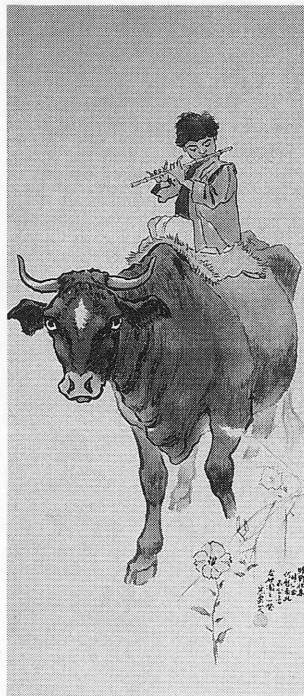


図2 「牧童図」(31.8×41.0)



図1 「牧童」1879(40.5×31.0)

林にバラバラと木の葉が落ちているの中に古寺があつて木魚の音が聞へるのが一番よいと云」ったという浅井黙語とは趣味で通じる所が多かつたのだらう。岩殿山に登りたいと提案したり、流れの速い夜の川を裸で渡ろうと言ひ出したのは浅井であり行動派の彼は、正に小山にとって絶好の歩き仲間であつたと言える。二人の親交はこういつた旅行によつて深まつて行つたのであることが、日記類を読むとよく分かる。

ここで、小山達が行つた旅行そのもの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い。彼は旅行に都会では経験できない事を求めていた。それは時に狽であつたり、道の無い山を登る事であつたり、とにかく自然を満喫することであつた。彼はそうした中に人間が本来持つ感覚を磨こうとしていたように思われる。

そして又小山は写生の傍らその土地の歴史を研究することを面白いと思つていた。彼はこう書いている。「写生旅行の効用は、自然を師宗とすることが出来、又史蹟やら人情やら風俗やらをも観察し得る点にあると思う。」彼は歴史の中でも戦国時代に興味を持つていたと見え上杉謙信や武田信玄の事には注意して旅行していたとも書いている。岩殿山の頂上で浅井と交わした会話、「我已在城上使山下村落尽敵營則如何」「閉目



図3 「牧童」 雑誌『太陽』挿画

所収)が目についた。まずそれを引いておこう。

角の大きなたくましい牧牛に乗る少年は、手に花を持ち、編み笠をかぶり、いかにも楽しそうである。

しかしこの作品は実景を描いたというよりも、小山が頭の中で作りあげた光景と思われ、東洋画の技法の一展開とも見られる。(略)

次に小山の「漫遊紀行第一入映記」の一部を抜粋しておく。

「幽花野草被路 路旁泉冷々有声 忽遇一童 横跨牛背 踏花而来 宛然一幅画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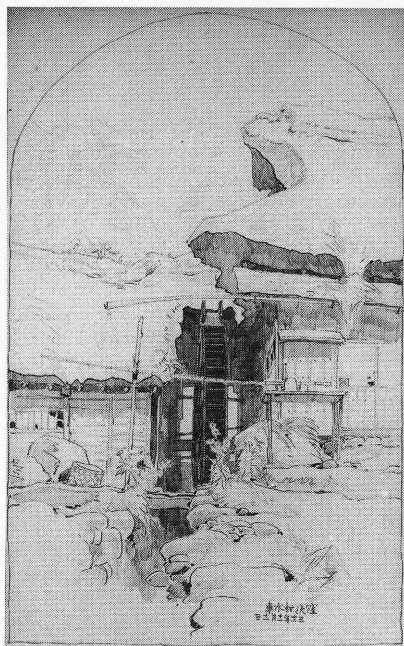
勿論だからといって私は「牧童」がこの時を基にして描かれたと言うのではない。彼はこの主題を好んでいたようで、私が知っている限りでは三種の「牧童」的な構図による作品があるからだ。それに何より有名な「牧童」(図1)は一八七九年、つまり明治十二年に描かれたもの

なのである。入映記は明治十三年の日記であるから、作品の制作年の方が一年早い。解説者が言うようにこの主題が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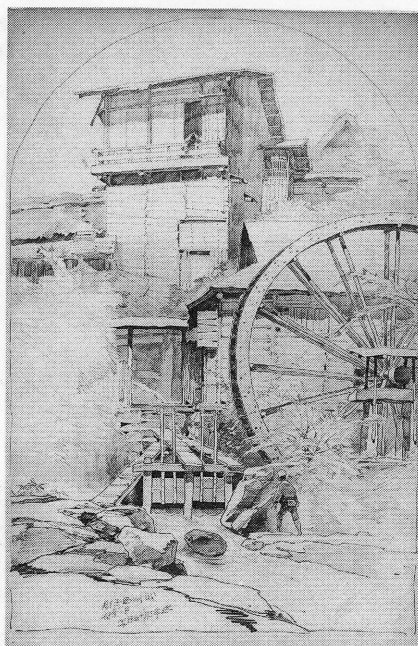
の幻想によって描かれた、つまりはひとつの理想的境地によるものなのかどうかは私には分からない。だが、全くの想像で作られた構図とは思えない。小山は「牧童」を描く以前に野原の中を、背中に子供を乗せた牛がゆっくりと歩いているのを見たことがあって、それは入映記の中に書かれているよ

一想猶覚気豪」というやり取りにその興味の一端が見えないだろうか。

小山の日記はいつも彼自身の絵を思い出させる。「漫遊紀行第一入映記」にも、そんな部分が多くある。そのうちの二つ「牧童」図と「水車」について少し書いておこう。アサヒグラフ別冊美術特集を見たところ、小山の「牧童」についての作品解説(註：金原宏行氏『近代の水彩画』一九八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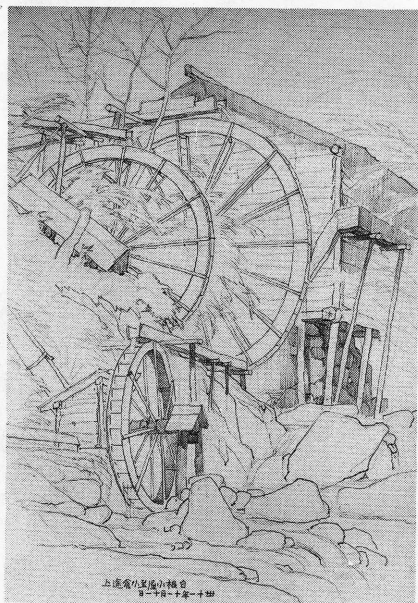
「白根小屋小倉途上」 明治31年11月11日
(461×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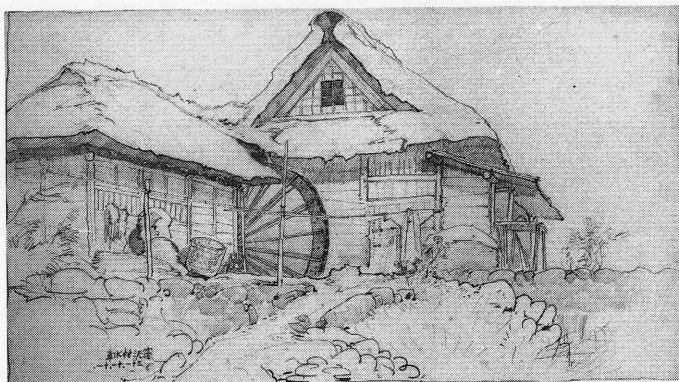
「武州西五郡伊奈村」 明治25年11月15日
(454×291)

うに偶然の出来事で、深く小山の心に残る光景で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の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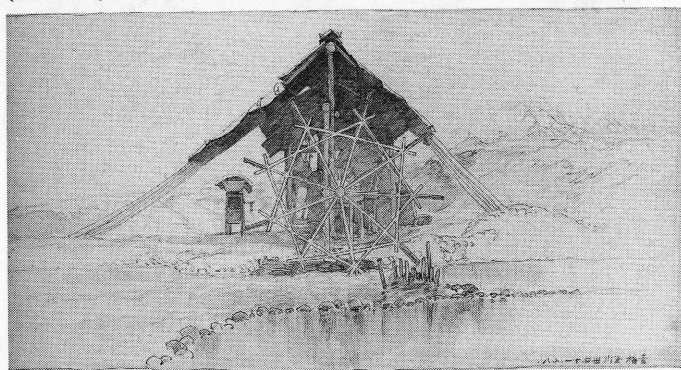
彼が旅行先の村々でも水車を見付けた事は日記でも分かる。同時期ではないが今回の日記よりはもっと後の小山の鉛筆スケッチ群に、水車を扱った作品はかなり多い。勿論彼は建造物に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から、水車だけではなく橋を取りあげたものの数も少なくない。が、現在日常的にそう見られなくなった水車を描いたものはやはり興味深く、それに小山自身何らかの執着を持っていた様だ。当時としてはそう珍しくもない水車にもやはり彼は無機物を越えた面白さを見付けた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農村の持つ、西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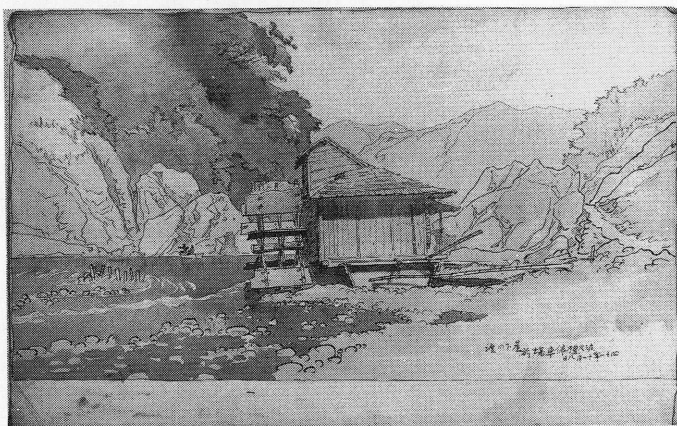
「窪沢村水車」 明治31年11月11日
(468×266)



「窪沢村水車」 明治31年11月11日
(264×427)



「青梅玉川」 明治34年11月18日
(257×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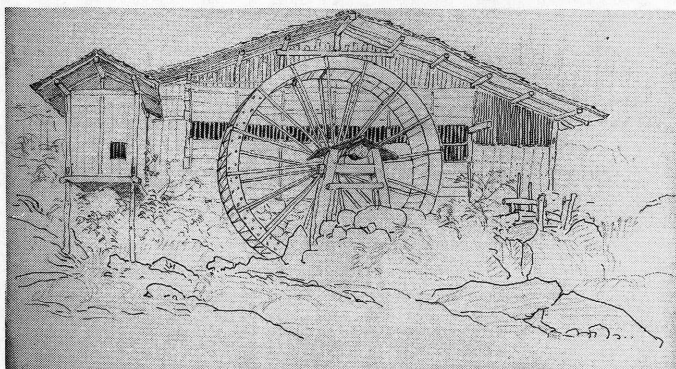


「崖下の渡 波久権停車場前」 明治41年11月18日
(294×466)

の豊かな田園風景とは違った、どちらかというと質素な趣は
 小山の描く水車にも見られる。彼にとって水車とは農村の一
 代表であり、それを描くことに喜びを感じていたのであろう。
 そして小山は単なるモチーフとしてでなく、水車の仕組み
 そのものにも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ようだ。私が知っている鉛筆
 スケッチの中には、水車の構造をよく知っていないければ不可
 能な程に細かく観察された水車もあるし、変った形のものや
 側面から見た水車に関心を示してかなり熱心に描いたよう
 である。実際に水車大工に小山の水車をみせたところ、殆どが
 バランス的にも正確に描か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青



「寄居町字象ヶ鼻 萩原 竹去の水車」
 明治41年11月18日 (466×290)



(252×462)

木氏も指摘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が、彼の残された作品の中には橋や水車などの建造物がかなり正確に描かれているものが多い。これらは物の仕組みに多分に興味を持ったからであろう眼によって描かれている。幾何学が大嫌いであつたらしい浅井は景色の中に建築があるのは好んで描かなかつたという小山自身の言を言葉通りに取れば、やはり小山は幾何学とは言わないまでも理論的な思考に強かつたのかも知れない。

日記中に「水車アリ」という数多くの記述がありながら、その実物を我々は見ることは出来ない。参考までに、もっと後になってからの水車のスケッチの一部を紹介してみよう。

ちなみに図3の「窪沢村水車」は同じ日に正面からも描かれている。小山はこの水車が余程気に入つたのかあるいは練習用として構図的に適していると考えたのか、水車の正面側から描いた同図を後に絵手本『水彩画』五の中に使用している。

最後にここで少しだけ小山のことを記しておけば、戊辰戦争のあと明治四年に政治家になるべく彼が長岡より江戸入りした時のいで立ちは「帯長刀頂簀笠」であつた。（註：「履歴略」未刊より）しかし長刀をはずし簀笠を取って政治家にはならず、翌年の明治五年六月に「始メテ画ヲ学ハント欲シ」て川上冬崖の下に入門した。そのきっかけとなつたものは同年三月から湯島聖堂大成殿で開催された「文部省博物館博覧

会」である。文明開花の象徴でもある「博覧会」を見物して初めて見たものを習得しようとした無鉄砲さこそ、近代人のもつエネルギーではないか。そして小山は短期間の内に洋画の描き方だけでなく、その物の見方までも開眼した。初めにも述べた様に、日記それ自体は決して特別な場所や事件を扱つたものではない。それでも面白いのは、時代の先端を行つた者の新鮮な「眼」を感じる事が出来るからである。ではその「眼」が「画」に生かされはじめたのはいつだろうか。それは早くも兵学寮時代であつたようだ。彼にとつて兵学寮時代は、西洋画をそれまでのように「手本」から「紙」へ模写するだけでなく、「眼」から「紙」へ写した最も初期の時代である。ここで特筆すべき仕事は、石版印刷によって模写用の図画教科書を作つたことである。明治七年三月に日本最初の石版画集『写景法範』、同年十二月に『東京近傍写景法範』が陸軍文庫から刊行された。これらは冬崖と共に石版術を研究した近藤正純、五姓田義松そして小山の仕事である。余談であるが、後の明治十九年に発行された参謀本部陸軍測量局五千分の一東京地図はその原画がその後の地図に比べて奇麗で絵画的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が、それを作成した測量局の士官達は『写景法範』によって絵画的基礎を勉強した上で地図を描いたのであつた。これは大変興味深い話である。

今回紹介した日記は一部であり、またそれらの翻刻は余りに拙い。しかしこの先益々小山の研究が進んで、そう遠くない日にもっと完全な翻刻や解説が出来るだろう。私自身の事をいえば、数々の問題提起をしておきながら、勉強不足で美術史の面から日記を読み進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そのため今回は単なる日記・紀行文の紹介に留まってしまったと反省している。

終わりにあたって、茨城大学の金子一夫先生、東京芸術大学技法材料研究室の歌田真介先生、坂本一道先生、佐藤一郎先生を始め同研究室の皆様、そして本学の青木茂先生に御指導を得ました。深く感謝致します。何より青木先生には在学中から今日まで御面倒をお掛け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をお詫びいたします。